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補助學術研究群暨經典研讀班結案報告

Advent

經典研讀班

計畫編號：MOST 110-2420-H-002-003-MY3-GB11008

執行期間：110年7月1日至111年6月30日

計畫召集人：楊乃女

執行機構及系所：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英語學系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7 月 10 日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補助學術研究群暨經典研讀班結案報告

Advent

類別：學術研究群 經典研讀班

計畫編號：MOST 110-2420-H-002-003-MY3-GB11008

執行期間：110年7月1日至111年6月30日

執行機構及系所：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英語系

計畫召集人：楊乃女

計畫成員：李育霖、李紀舍、吳建亨、林建光、林宛瑄、邱彥彬、周俊男、涂銘宏、廖勇超、曾瑞華、陳國偉、許景順、張鎮龍

兼任助理：廖紹凱

研讀書籍：

Braidotti, Rosi. *The Posthuman*. Cambridge: Polity, 2013.

Galloway, Alexander R. *Gaming: Essays on Algorithmic Culture*.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2006.

Glissant, Édouard. *Poetics of Relation*. Translated by Betsy Wing. Ann Arbor:

-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7.
- Haraway, Donna. *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Making Kin in the Chthulucene*. Durham: Duke UP, 2016.
- Hui, Yuk. *Recursivity and Contingency*. London: Rowman & Littlefield, 2019.
- Jacques Derrida, *L'université sans condition*. Paris: Galilée, 2001. / The future of the profession or the university without condition (thanks to the “Humanities,” what could take place tomorrow), in *Jacques Derrida and the Humanities: A Critical Reader*, edited by Tom Cohe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24-57.
- Johnson, Steven. *Emergence: The Connected Lives of Ants, Brains, Cities, and Software*. New York: Scribner, 2001.
- Mbembe, Achille. *Necro-politics*. Translated by Steven Corcoran. Durham: Duke UP, 2019
- Medina, Eden. *Cybernetic Revolutionaries: Technology and Politics in Allende's Chile*. MIT, 2014.
- Simondon, Gilbert. *On the Mode of Existence of Technical Objects*.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2016.
- Stiegler, Bernard. “The Epokhē of My Life.” *The Age of Disruption: Technology and Madness in Computational Capitalism*. Translated by Daniel Ross, Polity Press, 2019. 1-67.
- Wahnich, Sophie. *In Defense of the Terror: Liberty or Death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Trans. David Fernbach. London: Verso, 2012.
- Zalloua, Zahi. *Being Posthuman: Ontologies of the Future*. London: Bloomsbury, 2021.

補助學術研究群暨經典研讀班成果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簡要敘述成果是否具有政策應用參考價值及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本案申請規劃辦理 12 場會議，實際辦理 12 場會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請於其他欄註明專利及技轉之證號、合約、申請及洽談等詳細資訊）

論文： 已發表 尚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書： 已出版 尚未出版之書稿 撰寫中 無

其他：本研讀班活動每場皆安排側記人員書寫側記，並且在比較文學電子報刊登。目前已經刊登八篇，待所有側記完成之後會繼續在電子報刊登。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

說明：本研讀班計畫的發想是從「Advent」這個字而來，雖然「Advent」這個字的字源和歷史帶有濃厚的宗教意涵，從另一個角度思索其意義，可以發現「Advent」象徵著身處混亂、失序、充滿不確定性世界的人們，渴望有一個特別的事件帶來改變或新秩序。在 2019 年末，新型冠狀病毒的傳播為全球人民的生活帶來前所未有的衝擊，此次疫情的衝擊是全面性的，在政治、經濟、教育、日常生活等層面改變了原來的型態。本研讀班藉此事件思考文學理論及哲學思潮中關於降臨、突發事件的論述，十二位學者從後人類、革命、科技與物質等四個面向探究事件的本質，雖然各自有不同的結論，但是對於 Advent 的討論多集中於技術，可見未來的社會中人與技術的關係是人文思潮的重點，這是可以再進一步研究的主题。

補助學術研究群暨經典研讀班成果彙整表

計畫召集人：楊乃女		計畫編號：MOST 110-2420-H-002-003-MY3-GB11008		
中心專案計畫名稱：Advent 研讀班				
成果項目		量化	單位	質化 (說明：各成果項目請附佐證資料或細項說明， 如期刊名稱、年份、卷期、起訖頁數、證號...等)
國內	學術性論文	期刊論文	篇	請附期刊資訊。
		研討會論文		
		專書	本	請附專書資訊。
		專書論文	章	請附專書論文資訊。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其他	8	<p>1. 比較文學電子報第 37 期。如臨現場。「疫情時代、後人類與死亡」。</p> <p>主講人:楊乃女 主持人/與談人:周俊男 側記人:張鎮龍</p> <p>2. 比較文學電子報第 37 期。如臨現場。「後人類與新主體」</p> <p>主講人:周俊男 主持人/與談人:林建光 側記人:王曉慧</p> <p>3. 比較文學電子報第 38 期。如臨現場。「跨物種連結新圖像」</p> <p>主講人:林建光 主持人/與談人:楊乃女 側記人:沈鵬</p> <p>4. 比較文學電子報第 38 期。如臨現場。「暴力降臨:政治於焉開始」</p> <p>主講人:邱彥彬 主持人/與談人:吳建亨 側記人:陳柏叡</p> <p>5. 比較文學電子報第 38 期。如臨現場。「精神分析與大學論述」</p> <p>主講人:沈志中 主持人/與談人:黃宗慧 側記人:岳宜欣</p> <p>6. 比較文學電子報第 39 期。如臨現場。「賽博協同計畫(Project Cybersyn):社會主義 治理性的創建或控制社會的體現?」</p> <p>主講人:吳建亨 主持人/與談人:邱彥彬 側記人:王曉慧</p> <p>7. 比較文學電子報第 39 期。如臨現場。「人工生命與湧現」</p> <p>主講人:廖勇超 主持人/與談人:林宛瑄 側記人:蔡承志</p> <p>8. 比較文學電子報第 39 期。如臨現場。「懸置與新時代的降臨」</p> <p>主講人:曾瑞華 主持人/與談人:廖勇超 側記人:王榆晴</p>
--	--	----	---	--

國外	學術性論文	期刊論文		篇	請附期刊資訊。	
		研討會論文				
		專書		本 章	請附專書資訊。	
		專書論文			請附專書論文資訊。	
		其他		篇		
參與計畫人力	本國籍	教授	4	人次	楊乃女、李育霖、李紀舍	
		副教授	8		林建光、林宛瑄、邱彥彬、周俊男、涂銘宏、 廖勇超、曾瑞華、陳國偉	
		助理教授	3		吳建亨、張鎮龍、許景順	
		博士後研究員				
		專任助理				
	非本國籍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博士後研究員				
		專任助理				
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果如辦理學術活動、獲得獎項、重要國際合作、研究成果國際影響力及其他協助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效益事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列。)						

中文摘要及關鍵詞

本研讀班計畫的發想是從「Advent」這個字而來，雖然「Advent」這個字的字源和歷史帶有濃厚的宗教意涵，從另一個角度思索其意義，可以發現「Advent」象徵著身處混亂、失序、充滿不確定性世界的人們，渴望有一個特別的事件帶來改變或新秩序。在 2019 年末，新型冠狀病毒的傳播為全球人民的生活帶來前所未有的衝擊，其影響不亞於十四世紀的黑死病，雖然許多醫學專家早在數年前就不斷警告人們大流行病的傳播會造成嚴重後果，但是直到疫情發生的當下，人們才驚覺大流行病的嚴重性。此次疫情的衝擊是全面性的，在政治、經濟、教育、日常生活等層面改變了原來的型態。紀傑克 (Slavoj Žižek) 在其新書《Pandemic: COVID-19 Shakes the World》就指出，此次疫情對全球化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一大打擊 (46)。紀傑克也認為，我們不可能再回到過去的「常態」，我們必須在生命的廢墟當中重建新的「常態」(3)。本次研讀班用「Advent」為主題，取其世俗化的意涵，非常態的事件發生，例如疫病的來臨，不一定是聖經啟示錄所言上帝降下的災難，但是非常態事件會擾動原來的生活、生命與秩序，我們應該如何思索這些非常態事件？本研讀班預計從四個層面來思考非常態事件來臨的影響及其對新知識的開啟，這四個層面分別為後人類與降臨，革命/降臨，科技/降臨，以及物質與技術的臨界，希望能夠藉由不同的文學理論和當代思潮，為活在新冠肺炎當下的我們留下一些思考非常態事件的紀錄。

關鍵詞：Advent、混亂、常態、後人類、革命、科技、物質

目錄

一、研讀班第一場.....	1
二、研讀班第二場.....	3
三、研讀班第三場.....	6
四、研讀班第四場.....	8
五、研讀班第五場.....	10
六、研讀班第六場.....	15
七、研讀班第七場.....	16
八、研讀班第八場.....	18
九、研讀班第九場.....	23
十、研讀班第十場.....	27
十一、研讀班第十一場.....	30
十二、研讀班第十二場.....	34
結語：心得.....	38
參考文獻.....	40

報告內容

本研讀班共舉辦了十二場活動，以下為各場次的題目與及內容摘要、計畫執行之心得。

一、研讀班第一場

第一場活動資訊如下：

講題：疫情時代、後人類與死亡
主講人：楊乃女（國立臺灣高雄師範大學英語學系教授）
閱讀文本：
Braidotti, Rosi. “The Inhuman: Life Beyond Death.” *The Posthuman*. Cambridge: Polity, 2013. 105-42.
Nancy, Jean-Luc. “The Intruder.” *Corpus*. Trans. Richard A. Rand. New York: Fordham UP, 2008. 161-70.
開場致詞：梁孫傑（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理事長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教授）
主持人/與談人：周俊男（南臺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副教授）
側記人：張鎮龍（高雄師範大學英語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時間：中華民國 110 年 7 月 29 日
地點：Google Meet 線上會議室

在七月份的場次，由於當時疫情嚴峻，因此舉辦了線上活動。楊乃女老師挑選了兩段文章，分別是 Rosi Braidotti 的《後人類》(The Posthuman) 的第三章〈非人性：超越死亡的生命〉(“The Inhuman: Life Beyond Death”) 與收錄在儂曦 (Jean-Luc Nancy) *Corpus* 書中的〈入侵者〉(“The Intruder”) 一文。楊老師指出，Braidotti 在《後人類》第三章裏特別關注晚期資本主義的科技發展，她從非人性 (inhumanity) 的角度探討現代性中的科技所帶來的死亡政治面向，這個探討後人類的角度非常特別。在當代社會中，我們面臨很多非人性的挑戰，例如科技、戰爭、核子武器、病毒等各種人造物或非人造物的威脅，這些挑戰對我們的生活造成很大的衝擊。在文章中 Braidotti 是從生機唯物論 (vital materialism) 的觀點出發，所以她在形構後人類主體時抱持樂觀的態度。楊老師認為她的論述過於抽象樂觀，少了實體經驗的層次，因此另選儂曦的〈入侵者〉作為補充。儂曦在書中書寫自己因心臟衰竭而接受心臟移植的過程，雖然他通篇並未使用「賽博格」(cyborg) 一詞，但

如果我們從海洛威 (Donna Haraway) 的賽博格定義來看，這個移植他人心臟的過程即是成為賽博格的實際經驗。儂曦用「入侵者」一詞形容能夠延續自身生命的他人心臟，這個「入侵者」也可說是一種 inhumanity。這是一顆他人心臟，也是一種醫療科技的比喻，顯見成為賽博格雖然可以解決某些身體的問題而幫助人類延長壽命，然而這個過程並非總是愉快的經驗。雖然用海洛威的話來說，成為賽博格是一個不斷與異質物對話的過程，但是儂曦的經驗卻是不折不扣受苦的賽博格體驗。楊老師認為這篇短文可以對後人類理論中 inhumanity 的思考提供另一個觀點。

楊老師指出，Braidotti 在《後人類》這本書中的主要目的在於建立一種後人類的主體論述，而在這個主體架構中，inhuman 是一個很重要的核心。在本書第三章裏，Braidotti 想要藉由討論科技與工業發展底下所造就的非人性，將非人性、死亡、後人類等概念相互聯結，進而解決當下的主體論述所面臨的困境。由於 Braidotti 本人受到德勒茲的影響很大，因此在文章中她不斷地提到 Vital Materialism (生機唯物論) 的概念；她從這個概念出發，將死亡這個議題做一種很正向的解讀，並將生命與死亡視為一種連續體。具體來說，本書第三章分成幾個部分，首先她從現代主義當中的 inhumanity 開始談起，之後接著談死亡政治及其不足，最後用德勒茲式的死亡概念來重新塑造朝向生命的一種政治理論與主體論述。在導讀的第二部分，楊老師詮釋儂曦在〈入侵者〉短文中的目的，也就是儂曦針對何為陌生人及何為入侵者進行思考。這個從陌生人的到訪思考何謂陌生人及入侵者的議題，會讓人聯想起德希達對 hospitality 的哲學性思考。德希達在《論好客》(Of Hospitality) 中藉著「好客」的概念，探討了我們要如何對待異鄉人/陌生人 (the foreigner/the stranger) 的態度。德希達認為真正的好客應該要不問來者姓名、背景，無條件接納他，不過德希達也稱此種好客為不可能的好客，因為在一般的狀況下，主人都會對來客具有某種程度的掌控權與規範。主人可以決定如何對待來客，因此好客 (hospitality) 與敵意 (hostility) 其實是一線之隔，而陌生人是敵是友則端賴主人的態度與規範。此處德希達是從人的角度思考這個好客的問題，而不是從科技這個 inhumanity 的角度討論這個問題，而儂曦因為病痛必須要換掉他的心臟，因而經歷了心臟移植的這種科技入侵的過程；他的身體被迫接受這個入侵者，連帶也啟發了他思索何謂「自我」的問題。儂曦在結論指出，入侵者讓他體驗了自我被逐出、被剝奪的過程，同時他也體認到自己是一個聚合體 assemblage。他既是疾病也是醫療過程，他既是癌細胞也是一個移植的器官；

他是癌細胞的原因是因為接受器官移植的醫療過程很有可能觸發癌細胞，而他也確實得了癌症。總而言之，因為這個事件，讓他把這一切都統合在一起，他因此變成了科幻小說中的人型機器人，也就是一種賽博格。而他的兒子也稱呼他為活死人狀態，這應該是因為他原先的心臟已經死了而必須換上別人的心臟。總而言之，我認為更確切的名稱應該是賽博格，而且是受苦的賽博格。楊老師用這篇文章來呼應前一篇 Braidotti 的文章所提及的後人類死亡面向，這種死亡面向所帶來的衝突、不愉快的經驗是 Braidotti 比較沒有著墨的。楊老師認為如何將死亡所帶來的衝突、不愉快的面向轉化為正向的經驗是相對比較困難的工作。

本場導讀從受苦及死亡的觀點探討後人類時代技術降臨的風險，非常的有意義。

二、研讀班第二場

第二場活動資訊如下：

講題：後人類與新主體

閱讀文本：Zalloua, Zahi. *Being Posthuman: Ontologies of the Future*. London: Bloomsbury, 2021. (Chapters 1 and 3)

主講人：周俊男（南臺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副教授）

主持人／與談人：林建光（國立中興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側記人：王曉慧（高雄醫學大學語言與文化中心副教授）

時間：中華民國 110 年 8 月 26 日

地點：Google Meet 線上會議室

八月份的活動同樣因為疫情因素舉辦線上研讀班活動。周老師在導讀一開始說明選擇此書之因，他認為本書雖然主要是介紹精神分析，也就是 Lacan 和 Žižek 的後人類版本，本書很大部份是跟物導向本體論 Object Oriented Ontology 做對比。第一章 Cyborg 和第三章 Object 裡頭介紹精神分析和後人類相關的理論。周老師將精神分析後人類概念分成幾個部分。第一點是 Inhuman in the human 中 inhuman，也就是「反人性」，與 nonhuman 概念不同，nonhuman 應該翻譯為「非人」。第二點是精神分析中構成主體性很重要的 death drive（死亡驅力）。第三點則是 Non-all「不全」這個概念。這三個是和後人類很有關係的概念。Inhuman 翻成反人性主要是要跟 nonhuman 做對比，inhuman 指的是不能被人文主義理性、獨立、自主、完整、透明的主體所掌握的，不可解的，無法駕馭的核

心，這核心就是 inhuman，也就是精神分析 The Real 的層次。大部份後人類主義者，如 Braidotti 等人通常都是反人文主義，但是精神分析的反人文主義跟其他反人文主義的陣營不同，OOO 和上次讀到的 Braidotti 是要去除主體，跟機器、動物等合為一體，主張傅柯所講的 Death of the man，走的是 “He is not human” 的路線。He is not human 和 He is inhuman 是 Žižek 書中提到的，他說過要反 “He is human” 有兩種方式，就是 “He is not human” 和 “He is inhuman”。OOO 的方式是 “He is not human”，不要主體，跟外界融為一體，但精神分析卻不一樣，堅持一定要有主體性的存在，而這主體是否定性的主體，它會自我否定和自我分裂，主體的內容與形式會分離，所以我們把這樣的主體稱為 “empty subject”，「空白主體」，或是 “pure subject”，「純粹主體」。這是人裡的「反人」的部份。關於死亡驅力，死亡驅力是指內在於人的自我否定的力量，是一種永恆的自我否定力量，既反抗弗洛伊德所謂的現實原則，也反抗快樂原則，所以 Žižek 把死亡驅力當作人基因的故障。死亡驅力跟精神分析的後人類精神很吻合，因為它會去擾亂人的穩定性，突顯主體中「反人」的核心或主體所無法駕馭的殘餘的部份。

第三點講 Non-all 的概念，它是精神分析的本體論，中文可翻成「不全」，是精神分析用來描述真實層的本體的樣態。精神分析認為存有本身不是一個整體或實體，而是內部分裂的，未完成的存有，所以稱為「不全」。「不全」這個概念可應用在主體或客體的存有上，因為兩者的存有都是不全的。Non-all 是屬於內在論的一種本體論，史賓諾莎單子論是上次讀的 Braidotti 尊奉的。一般後人類主義大都接受史賓諾莎單子論，認為不應分主客，不分人和非人，所有存有都是整體，是一種內在論。精神分析雖然也是內在論，但它強調存有是不全的，和單子論有差別。接下來用 The Real 來界定精神分析本體論，這種強調存有不全的本體論是開放性的本體論。真實層並不是被象徵層閹割的初始的圓滿樣態，它是象徵層的裂縫樣態存在。它本身並沒有實體，象徵層的裂縫不是 The Real 造成的，而是真實層是伴隨著象徵層出現的效應，是象徵層無法填補的裂縫，這是從真實層來看的「不全」的本體論。

周老師接下來從拉岡的性別公式來界定「不全」。性別公式以陽具象徵、超越社會關係或律法的東西作為指標，男性和女性對這指標有不同的應對方式。男性預設有超越社會關係或律法的陽具象徵存在，其他人則必需接受社會關係或律法的約束；但女性邏輯則不一樣，女性認為並沒有超越律法社會的陽具象徵存在，但所有人並不會完全受到律法和社會關係的控制。Exception 就男性而言它存在

於外部，律法之外，但女性認為它存在於內部，亦即律法或社會關係等象徵系統，它本身是不完整或有漏洞的，是不全的，可指涉主體或客體的不全，系統本身也不全，律法也有漏洞。依照「不全」的概念，書中提到的 women、subject、cyborg 等存有，如用究極本體的概念來看，皆可視為不全的樣態。

最後，周老師比較精神分析與 OOO 的概念，他指出精神分析強調一種 Inhuman posthumanism，與 nonhuman posthumanism 對照，OOO 是 nonhuman posthumanism，而精神分析是 Inhuman posthumanism，主張反人核心 inhuman core 的後人類主義，與 nonhuman posthumanism 以非人為核心的後人類主義不同。反人的後人類主義是要跟人內在殘餘共存，找出非實體的主體性。第二點是 What disables enables，人的反人核心反而可以成為重塑人的主要動力。

關於 OOO 的概念，它主張平面的本體論，主張萬物都民主，物是超越於主體的掌控、再現或詮釋之外的。萬物是共有一個本體的，是一種扁平的本體論，扁平的本體論試圖打破人超越萬物之上的不對稱關係，主張動物、機器、或無生物等都共享一個本體的領域，主張萬物的民主。第二點 Emotion of the subject，它把主體降級，主體沒有優位的關係，主體也是萬物之一，也是客體，Subject as object，主體變得和物體一樣。Zupančič 說過 OOO 試圖 Getting out the subject，要從主體脫離，以及 Getting the subject out，要把主體抽離。第三點是 From linguistic turn to ontological turn，從語言轉向到本體轉向。OOO 傳承 Speculative Realism 推測實在論，用本體論取代認識論，跳脫康德、笛卡爾等人所設定的知識論難題，把重心放在大戶外，要找回物體本身真實面貌。海德格提過壞掉的錘子的例子，它跟 present at hand 和 ready to hand 都無關，是純粹的物體。第四點是 Object fever，是本書作者對 OOO 理論的描述，它是想走出主體的狹窄框框，追求外物及外物性的，是追求人以外的萬物的一種對物體的狂熱。ANT 行動者網路理論和 OOO 有些許差異。ANT 認為 OOO 把物質化約為扁平固定的物質或遵守某種律法的物質，ANT 則追隨 Deleuze 的思想，認為萬物會互相裝配組合，萬物處於不穩定的 becoming 狀態。OOO 覺得 ANT 太重視關係及變化生成狀態，而把存有本身忽略。對 OOO 而言，存有本身有不可化約的存在。在這場導讀中，周老師帶領我們思考後人類論述中 inhuman 與 nonhuman 兩種概念的不同，讓我們可以思考精神分析與 OOO 概念下後人類思考的差異，這對我們研究人與非人之間的關係非常有幫助。

三、研讀班第三場

第三場活動資訊如下：

講題：跨物種連結新圖像

導讀人：林建光（中興外文系副教授）

主持人：楊乃女（高師英語系教授）

側記人：沈鵬（中興大學台灣與跨文化研究國際博士學位學程）

閱讀文本 Haraway, Donna. *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Making Kin in the Chthulucene.* (Ch. 3, 4)

時間：中華民國 110 年 9 月 18 日

地點：Google Meet 線上會議室

九月分活動同樣因為疫情因素申請線上活動。根據林建光老師的解讀，本書第三章可以分為兩部，前部分是理論，後部分是案例，後者是 Haraway 提出人類如何與其他生物共生（Sympoiesis）的案例。林建光教授首先介紹 Sympoiesis 的概念，Sympoiesis 是指共生，是人與其他生物包括細菌一起成長，而且這裡的 Sympoiesis 也隱含了 worlding 的概念。Haraway 主張把「世界」動詞化，她提出這樣的詞語是幫助我們了解這個世界不是固定的，而是不斷地變動，人和非人有著動態的關係，產生一個互動，所以這裡的 Sympoiesis 帶著創造或改變的意思，並反對人類是獨一無二的想法。

接下來，林老師討論在 Sympoiesis 論述裡的其他概念，首先是 Endosymbiosis，該術語是指一個關係網絡，例如人和其他生物（Critters），也就是動物、細菌或肉眼看不到的微小生物，這些生物不管是內在或外在的都不是固定的，可以往內旋，使生物與微生物形成一個系統。第二個術語是 Holobiont，是指生物不是單獨存在的，而是一個整體，並不能用二元對立來理解。因此，Haraway 將類似這種關係比喻為「打結」或「翻花繩」的關係，用這樣的意象來解釋無限纏繞的關係。此外，Haraway 反對過往主張分類的生物學，她認為新的發展應該是要打破這些界線。在這裡對 Haraway 影響很大的是生物學家 Lynn Margulis，因為 Margulis 認為生物是 Holobiont。Margulis 也是反對過往的生物學研究，她認為生物並不存在單一的個體，而是跟整個世界產生互動，所以應該是 symbiosis 的關係，並不能用競爭跟合作關係來理解生物，因為競爭跟合作隱含了單一個體的概念。因此，Haraway 也拋棄了 Host 的概念，放棄所謂一個生物寄生在某一個獨立生物的思想。林老師指出，Haraway 所創造的很多名詞是因為要描述世界複雜的關係，由

於這些關係太複雜，所以不能用單一的名詞來解釋。

此外，Haraway 還舉了一個 *Mixotricha paradoxa* (中文譯為「混合米線蟲」) 的例子。表面上它是一個獨立的生物，但它包含了兩種螺旋體，兩種真細菌，牠們可以作為一個無限多種生物合生的例子，因為裡面有五種以上的共生基因組或細胞。從這個例子看出，生物已經超出以前生物學所認為的分類法，因為生物本來就是 symbiosis 的系統。此處 Haraway 還提出兩種共生模式，一種是 choanoflagellate-bacteria (領鞭毛蟲) 模式，另一種是 squid-bacteria 模式。在夏威夷有一種短尾烏賊，體內有一種細菌使烏賊會發光，可以幫助烏賊獵食，因為其他生物會將發光透明的烏賊誤認為星空。這種關係證明了細菌跟動物是分不開的，生物之間是共生或合生的關係。

另外，林老師討論另一個 Haraway 的主題，Interlacing sciences and arts with involuntary momentum，這個討論中 Haraway 引述了 Carla Hustak 和 Natasha Myers “Involutionary Momentum” 的文章。這兩位學者藉由科學研究跟文學或文化找到一種對話或交錯的可能性，以促進科學、藝術跟人文的「worlding」。他們舉了蘭花與蜜蜂的關係來代表共生的關係。有一種蘭花為了要吸引蜜蜂去採蜜或授粉，因此讓它的花朵形狀長得像雌蜂的生殖器官，如此一來蘭花跟蜜蜂形成了一個「affective ecology」，它們的關係也如同 Haraway 所說的「打結」，因為蜜蜂跟蘭花是交錯在一起的關係。根據它們的關係，可以看出一個 involutionary Momentum，這裡林建光教授進一步解釋，因為生物學裡面經常提到 evolution (進化)，「進化」指的是未來導向，單一的生物為了一個特定的目標而進化，但 Haraway 所贊成的可是 Involution，它不是往前而是往內旋轉的動力。至於蘭花跟蜜蜂，它們也產生一種實驗的關係，不能保證所有的關係都會是正面的。這裡 Haraway 以漫畫所談到的蘭花跟蜜蜂為例子，Haraway 把這個漫畫解讀為花本身就有記憶。花雖然依然長得像雌蜂的生殖器官，但該種採蜜的蜂蜜已經滅絕了。我們之所以知道這種蜜蜂的存在是因為蘭花還一直記得這種蜜蜂。換言之，蘭花幫我們記憶曾經有一段蘭花與蜜蜂共生的故事。某種程度上，花可視為為死人說話的例子，Haraway 認為我們有責任為死人說話。林老師總結，第三章的前半部分是談 symbiosis 的理論，而後半部 Haraway 會用四個例子來印證她所提共生理論，以及如何在麻煩世界中找回部分復甦的可能。在本場活動中，林老師從生物的觀點帶領我們看到後人類論述的另一種可能，生物的共生狀態讓我們從 involution 的角度而非 evolution 思考自然的問題。

四、研讀班第四場

第四場活動資訊如下：

講題：暴力降臨，政治於焉開始

導讀人：邱彥彬老師（政大英文系）

主持人：吳建亨老師（清大外文系）

側記人：陳柏叡（台大外文系碩士班）

閱讀文本：

Wahnich, Sophie. *In Defense of the Terror: Liberty or Death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Trans. David Fernbach. London: Verso, 2012.

時間：中華民國 110 年 10 月 23 日

地點：Google Meet 線上會議室

十月份活動同樣因為疫情因素，舉辦線上研讀班活動。導讀開始時，邱彥彬老師即說明 Wahnich 為法國大革命的政治恐怖進行辯護主要是將 1793 年重新放回革命的脈絡中檢視。彥彬老師認為 Wahnich 的歷史書寫是相對傳統地藉由敘述的方式來銜接 1789 至 1793 年的政治變化，而本次讀書會的重點會放在 Wahnich 如何將 1793 年扣回歷史脈絡上、並檢視 Wahnich 修正式的生命政治。

彥彬老師聚焦於法國大革命 1789 到 1795 年的發展，說明一般歷史學家會以 1792 年路易十六的退位作為分水嶺，將此時期區為第一民主 (first democracy) 與第二民主 (second democracy)。第一民主的政治制度仍是建立在君主立憲的、是由路易十六所認可的國民會議主導；第二民主則是廢除君主制度、更直接地進入共和時代。彥彬老師認為透過這個分類更容易將 1792 到 1793 年的歷史重置法國大革命的脈絡：因為從 Wahnich 的閱讀角度，一般所說的 1793 年恐怖統治其實是要溯回至 1792 年的，前者是為後者的政治行動進行解釋與詮釋，二者的政治決斷目的都在於建立「人民主權」(popular sovereignty)。也因此，與其將恐怖統治類比為納粹或是蘇聯的極權式管理，不如將它視作一種政治技術。

進而言之，在 Wahnich 看來，1792 年可以說是「未經象徵化的復仇」(non-symbolized vengeance) 集中發生的一年。所謂的「未經象徵化」指的是底層以生命作為代價的直接反叛，而「復仇」則是當時底層或是國民會議內的政治行動。1792 年的三個指標性的事件分別為六月二十日闖進皇宮、八月十日闖進杜伊勒里宮、與九月屠殺 (September Massacre)，行動者是國民衛隊與無套褲漢 (sansculotte)。其中九月屠殺乃肇因於底層人民不耐審判過程過於冗長，而闖入

監獄大量屠殺囚禁中的第一與二階層的貴族與教士。

至 1793 年，在路易十六退位、君主立憲取消、國民會議解散的情況下，制度上是更積極籌備立憲議會，其中最具意義的是建立了革命審判所 (revolutionary tribunal)，這是一個快速判決、沒有上訴機制的審判所，目的是為了迅速處理遭到逮捕的第一與第二階級。在 Wahnich 看來，此審判所的建立是為了回應前一年的九月屠殺，目的在於疏導、「詮釋」一直未能被妥善象徵化的「人民之聲」(la voix du peuple)。彥彬老師認為作者對第二民主的看法來自於一種精神分析式的閱讀，主張 1792 年無法進入象徵秩序的聲音終於在 1793 年新成立的革命體制下得到安頓。有鑑於此，一般認識的 1792 至 1795 年的革命歷史並非不斷加溫的恐怖統治，而是在替未經處理的人民的聲音降溫、降級，當時的暴力不是被壟斷而是讓底層免於暴力的漩渦。彥彬老師認為即便 Wahnich 的說法有過於浪漫化的可能——畢竟這種代位處理的仍帶來一樣的傷害——但可以肯認的是 Wahnich 的閱讀確實有處理到革命初期底層無所指引、處理的憤怒之情。

彥彬老師在讀書會的後半場轉而處理書中的理論問題，尤其是 Wahnich 與阿岡本生命政治的對話。在 Wahnich 看來，人民的聲音在經過「恐怖」(terror) 處理過後，不再是赤裸的聲音，而是「政治的聲音」(political vocals)。相對的，阿岡本對生命政治的認識則是權力不透過任何中介作用就直接作用於生命之上的，他在《牲人》(Homo Sacer) 一書中，追溯至《人權宣言》，指出生命自此從一誕生就已經被賦予權利、也就是被政治化了。即便 Wahnich 沒有直接批判阿岡本，但當她從後九一一時代的集體悼念切入美國人對於國民生命的哀悼時，就指出該哀悼讓生命本身被直接賦予「一種不可名狀或尚未被發現的公民權」(an indescribable or undiscoverable citizenship 105)；然而，回到法國大革命的恐怖統治時代，各種政機構都是一種中介，人民的聲音要被這些機構中介化、象徵化才有可能晉升為「人」的聲音，換句話說，「唯有成為公民才能獲得人性」(it was by becoming a citizen that the humanity was attained 105)。在阿岡本看來是要先成為人才會成為公民，而在 Wahnich 看來，要先成為公民才有可能成為人。

彥彬老師進而說明 Wahnich 對於生命政治的框架，恰好是連結了 theoretical humanism 與 situational anti-humanism，前者是一般所認識的人本主義，是將所有底層轉化為公民，而後者則是指當某人背叛了自己的人性時——在當時，即未尊重公民權的概念——就成為不值得存活的生命。正如 Wahnich 在書中寫道：「[革命的] 目標是保護一群藉由尊重其所宣示的自然權利而政治地構築的人性」(The

object is to protect above all humanity as a group constituted politically by its respect for declared natural right 89-90)，所謂“humanity as a group”本身就有排他性，是要對自然權利有所尊重的才能被囊括進來，而對於普世權利與平等不認同的貴族階級則是可以被剝奪生命的。這樣的說法固然有缺陷，但彥彬老師強調正是因為 Wahnich 聚焦於歷史脈絡中，她才不全然侷限在生命政治的框架內。她強調在歷史情境下，恐怖統治的論述在意的是底層是否可以全然接受法國大革命的發展。在貴族、教士仍與底層有距離、生命仍不平等時，惟有公民權才是平等且等價的。進一步講，生命與公民權是不等價的，後者是不可被犧牲的。當阿岡本式的生命政治強調每個生命都是平等時，Wahnich 意識到生命在革命時期並非價值基礎，所謂「不自由，毋寧死」可能才是體現當時價值的最佳標語。

共和國曆十一月，1794 年七月，恐怖統治隨著羅伯斯比的處死而終結。今天所謂的恐怖統治，正是從復辟的角度回顧前一段歷史而給予的負面指稱。彥彬老師指出在革命時期的死亡本應帶有高度政治意義的，但當我們重新檢視恐怖統治時期後，才會意識到事實恰好相反。對 Wahnich 來講，當我們將生命給予崇高價值後，反而讓生命沒有政治意義。彥彬老師認為這本小冊子有許多豐富的意義，但仍需要思考的是其中的哲學思想。老師指出 Wahnich 談的生命政治是較偏向班雅明 (Walter Benjamin) 在“Critique of Violence”所談的 mere life。而當 Wahnich 談及底層聲音時所使用的「翻譯」一詞，也偏向班雅明式 *fortleben* 的說法，在德語即「生命自己從內部離開、裂解與出走」。在這場導讀中，邱老師從革命的角度看待 Advent 概念，雖然談的是法國大革命，他關切的是生命與政治的連結，讓我們看到公民權的建構的問題。

五、研讀班第五場

第五場活動資訊如下：

講題：德希達與大學論述的降臨

導讀人：沈志中老師 (台大外文系)

主持人：黃宗慧老師 (台大外文系)

側記人：岳宜欣 (成大外文系博士)

閱讀文本：

Jacques Derrida, *L'université sans condition*. Paris: Galilée, 2001. / *The future of the profession or the university without condition (thanks to the “Humanities,” what*

could take place tomorrow), in Jacques Derrida and the Humanities : A Critical Reader, edited by Tom Cohe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24-57.

時間：中華民國 110 年 11 月 13 日

地點：Google Meet 線上會議室

十月份活動同樣因為疫情因素，舉辦線上研讀班活動。在本次活動中，沈老師關切的是高教人文學科的問題。他指出，高教人文學科面臨危機並非新聞，無論是傳統大學地位之衝擊或資本主義化，但我們可否懷抱希冀，為一個將來而未來的「可能大學」注入信仰？彷彿預知當代情境，德希達（Jacques Derrida）於 1998 年在史丹佛大學的演講，表達其大學理想：唯有將大學與所謂不可分割的主權區分開來，解構大學、人文科學與教授的傳統，我們才能追尋原初無條件的大學理想。沈老師從拉岡（Jacques Lacan）理論切入大學論述，認為精神分析正是能為知識和真理的價值市場提出針砭與批判的理論，也呼應了德希達大學論述的願景，進而促成其降臨。

「只有不可能能夠降臨」，沈志中老師一開始引用德希達的話。到來（avenir）不同於未來，未來可以預知。如明天是肯定的未來，卻沒人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事。因而未來是可預知的，但凡是宣稱能預知即將到來的將來，那必是騙子或精神病患。德希達在演講中提出教授在大學中的勞動價值，是對信仰的宣誓（professer），故其工作是即便不知道將來知識是什麼，卻仍無條件信仰，並以一種介入的方式宣誓此信仰。但要信仰什麼？什麼是將來的大學知識？特別是沒有價值實踐的、被稱為人文學的知識？

一、德希達與大學論述的降臨

在《論學院的衝突》一書中，康德（Immanuel Kant）探討了現代大學的理想。康德諷刺大學為國家社會培育科學技術人才的老大學科（如當時的醫學、法學、宗教，如今的工、商；資訊等技職學科）為「高等學院」，但在這之外，大學卻仍須是一個能夠質疑批判一切，且也能自我批判真理的場所；因此，除高等學院之外，大學須保有無條件能根據理性法則，追求真理的「低等學院」，如文史哲，及德希達所謂的人文學科。康德認為，大學須保有一個無條件獨立於政府命令的學院，關心自身的科學旨趣，也就是真理。讓理性被授權可以公開地發言，可以自由地批判任何事物。康德的啟蒙時代以降，理想的現代大學的功能在宣誓對真理的信仰，承諾對真理的一切無條件地投入，也因其無條件追尋真理的主張，讓大學被稱為大學，而不落於高等學校與官僚製造學校而已。

雖然康德並未深究何謂真理及未來將如何，我們卻仍懂得何謂「無條件」。無條件意味著不計代價，也就是不屬於可計價值、可判斷為有用無用，或有無意義的一般經濟學範疇。然而，不似科學園區的高價秘密受高聳圍牆保護，大學中既然沒什麼是可計價的，所以從它存在一開始就是沒有圍牆的話語場域。也因如此，今日新的知識傳播技術所帶來的轉化所模糊的，不僅是大學內、外的公共空間（例如疫情改變了授課型態，線上授課若放在網路平台上，究竟是學院或公共的論述空間？），更連同大學與公共空間之間政治經濟的密切關係（如大學評鑑受到點數的壓力，故讓大學之外的出版市場干預了大學運作）。就這一點來說，德希達主張在將來的大學中，須能從新的人文學來反思人的概念。但這並非將人的概念侷限在人文學的圍牆內，而是要由人文學找到最佳的入口，以便真正由新的知識傳播媒介找到新的論述空間。德希達的理想中，這種無條件的大學在原則法理上必然是一種對於任何教條、任何不公平的批判，或一種比批判更批判的抗拒，這也便是他對解構的定義。

若康德的大學理想為了讓「低等學院」的教授們能夠不受政府國家左右地捍衛真理，因此讓他們只在大學內部光說不練，德希達或許更激進地提出了將來的教授們須做出理論，賦予作品全新的定義，讓作品成為一種抗拒的動作。德希達認為大學須具備解構的權利與無條件抗拒的原則，這便是大學得以反思並能提出新發想的權利。無論提出新學說的權利是法學或人文學院，這些新權利的構想須能承擔解構的職責。

對德希達來說，大學的無條件性包括兩點（一）全說之權利：可敘說一切，即使是以虛構或知識的實驗為名，及緘默不說之權利。（二）公開敘說與出版之權利：不同於教會告解與精神分析的自由聯想，大學具有能出版的特殊權利。這兩點呈現大學啟蒙與文學的連結：文學作為虛構形式，人可在其中全說和保有沉默的權利。當人文學不同於職業取向的科系，非金主投資的對象，不只讓大學維持顏面而已，而是提供了大學抗拒的原則。德希達認為，如果大學要解構所謂不可分割的主權，關鍵便在新的人文學科（new Humanities）的到來，包括文學語言藝術與法律哲學，因這些學科涉及了人、話語、與論述的關係，可以對人的概念與想像無止盡地提出質疑與批判，使得解構支撐起一種有如公民不服從的抗拒力量。

德希達認為人文學者對自身信仰的宣示，須釐清來龍去脈，才可認識自己所處的位置為何是一種外於市場的市場，一種不能被計價的實踐。最後他為新的

人文學提出七項命題，一如傳統宗教的宣示：(一) 解構人的概念、歷史與形象：挑戰二元對立下所建構的權力區分（人與非人、人與動物、男人女人），進而思考自身與過去歷史的關係。(二) 解構民主歷史與主權的觀念：主權不只涉及國際法上民族國家的界線，也涉及所有涉及主權的法律論述。(三) 解構宣講與志業 (profession) 發展的教育體制：涉及宗教與教育勞動的演變，也涉及民主國家的主權宣誓。問題在於區分「無法分割的主權」與「無條件性的無權力」。(四) 解構「彷彿」(comme si) 向度的文學歷史：文學並非文學作品所構成，而是文學概念與奠定現代文學的虛構性，這些概念包括作家作品與國家語言的關係，這也包括了大學得以全說或是沉默的主權。(五) 新的人文學須研究宣揚性的歷史宣教體制職業化的歷史：宣揚知識，過渡到對知識的信念，涉及解構教授這個體制。(六) 對言語敘說與踐行的向度提出解構。(七) 打破敘說與踐行的傳統區分：教授對知識信念的宣揚，可彰顯此區分不能定義的降臨性。若能從一種我知道我能夠我可以的知識主體狀態，去反思一種沒有主人的知識，那麼教授便可能打造一種將來的未知的、不可能的知識作品。

(二) 拉岡的精神分析

若新的人文學是重新採取立足點，解構不可分割的主體位置，那我們會發現，德希達所凸顯的是佛洛伊德 (Sigmund Freud) 留下的精神分析的顛覆美德，重新定義了人作為說話者的內涵：沒有不可分割、用語言作為意義表達工具的主體，而是因為人進入語言，處在語言壟罩下，才產生了自我意識。相較科學或邏輯學之中被排除的主體觀念，精神分析論述由語言意符的角度重新引入分裂主體的概念，才能鋪陳人在語言中無法維持的位置。那麼人和語言的關係是一種表面拓撲的關係，兩者處在同個表面，只要人開始說話，論述就維持一種藉話語而維持的穩定關係，也就是意符是為了另一個意符，而代表了主體。這麼一來，拉岡檢視黑格爾 (G. F. W. Hegel) 的主奴辯證，便可呈現四種不同特徵的論述結構關係，大學論述不過是主人論述的退化罷了。首先，最能代表西方哲學中不可分割主體構想的「主人論述」，前提建立在藉由他人認可而確認自我意識；奴隸藉由勞動得到自我意識，經由陶冶教育成為主人；但透過否定奴隸而得到自我意識的主人，則須持續獲得名聲而鬥爭，最終才能克服主奴意識，得到絕對意識。此想法看似可行，但拉岡卻指出其中的吊詭：放棄一切的是主人，因他只為純粹的名聲而奮鬥，而奴隸卻成為實作知識的擁有者，才是真正懂得享受的人。

當奴隸具備實作的知識，我們可看見知識退到主人的位子，成了真正的主

人，這也成為「大學論述」的結構：成了主人的知識是宣稱知道一切的力量，這也是為什麼大學論述的核心成了發表論文，因為論文才能彰顯出主人意符的價值（點數）。這便是拉岡認為論文不該掛名的原因，因為作者與書帶來的影響一點關係也沒有。一旦知識成為主人，追求知識的目的便是累積更多知識，而原本作為分裂主體的學生，原是追求知識的主體，卻淪為知識的產品。在價值導向的考量下，若希望學生具備自主思考的能力，不過是緣木求魚。故拉岡認為，在大學論述結構中，知識的獲取交換，具備貨幣般的價值，讓學生成為人才或人力資源，使大學資本主義化，成為消費經濟市場的一環。

相對於主人論述走到大學論述的退化發展，「分析師論述」正是反其道而行，將無用的東西 (object a) 放到主人的位子，讓知識成為沒有主人的無意識的知識，讓知識原本代表真理的位子，代表了說一半的意義，這也是分析師論述的解構特徵。換言之，即便分析師處於主人的位子，卻是一個沒意義的狀態。他並非發號施令的大教授，而是備受尊崇的沒用的東西。這麼一來，作為老師或教授志業的巨大挑戰，便是由「終生為父」轉化為一個什麼都不知道的空白支票，反對任何企圖與宣誓。相較於主人論述，分析師論述的主張就是不要主張，能掌控的是不要掌控，也因此在大學論述中具備最顛覆性的力量，因為它從不企圖找答案。

最後，當然分析師論述並非在歷史憑空出現，而是因被分析者的存在，才有了被假設知道的分析師的位子：「歇斯底里論述」成就了分析師論述的存在，精神分析不過是將說話的被分析者置於不自知且歇斯底里的主體結構上。無論是否有分析師論述，歇斯底里論述一直存在，特別在人類的兩性關係：這是因為人類使用意符，所以人類的兩性關係沒辦法像動物一樣，建立在互動行為關係，而產生了男性性別與女性性別的分化。也正因性別分化是一種意符對立關係，人始終無法知道自己所處的性別定義為何，這也是歇斯底里提出的問題。故歇斯底里絕非女人專利，無論男女，只要所處說話者位子，就進入歇斯底里論述結構，也就是一種自己不自知，而渴望知道的分裂主體位子。顯然在歇斯底里論述中，主體不知道卻渴望知道的，無非就是自己最為一個乘載男性或女性的人，在兩性關係的價值為何。

在爬梳完四個論述結構之後，我們可以看到，精神分析的重要性是因處於主人論述的反面，顛覆這股以不可分割的主權構想所引領的、人類歷史以來的思考宗教社會的主人論述的問題。在今日如果從精神分析角度思考，改變這個由主人論述與資本論述結合成的全球化的歷史洪流，正是德希達所提出「無條件的大

學」概念的重要意義：在今天社會上，我們可看到自人類存在以來，勞動從未像這個時代一般如此受到重視。不工作是不被允許的，這不正是主人論述的偉大成就嗎？即便退化為大學論述，仍舊掌控人類整個論述的結構，甚至退化成資本主義，使人類勞動具有多餘的價值，使人的勞力本身演變為可被消費的產品；在這種結構中產生的大學論述，完全沒有被鬆動的機會。最後，志中老師指出當代大學論述的悖論是：教育之所以成為了一種不可能的志業的真正原因，是因為沒有什麼比「愛真理，而成為真理的工具」更愚蠢的事了；當大學教授主張學生自主學習，學生因而自主學習，這種自主性卻是建立在對知識生產體系的絕對服從。那麼，由拉岡論述結構來看，大學論述是否能改變的關鍵在於，學生如何面對不可能的知識教育：學生能否對抗做為知識的主人，而不是反過來，期待那個被尊敬的大學教授能夠做出什麼，這才是將來而未來的大學論述能改變的關鍵。

六、研讀班第六場

第六場活動資訊如下：

講題：遞迴、偶然與新器官學

導讀人：林宛瑄老師（獨立學者）

主持人：曾瑞華老師（台東大學英美語文學系）

閱讀文本：

Hui, Yuk. *Recursivity and Contingency*. London: Rowman & Littlefield, 2019.

時間：中華民國 110 年 12 月 18 日

地點：台大台文所國青 324 教室

本場活動原本預計的時間是十二月，但因林宛瑄老師和吳建亨老師規劃的議題相似，因此兩位老師協商之後決定讓林老師先導讀。在本場導讀中，林宛瑄老師以許煜的遞迴和偶然理論為主，探究目前數位科技發展下的新人機關係，她將之稱為新器官學。她指出，二十一世紀的數位革命如同十九世紀的工業革命一般，徹底改造了當代的產業面貌、個體意識與生活樣態；如何面對這些變化，檢視數位科技的本質，探討人與數位科技的複合體怎樣重塑認知與價值體系，進而建構適切的討論框架，自是相當重要的課題。繼海德格宣稱模控學的降臨標示形上學的終結後，德勒茲以及許煜等評論家亦都指出，始自模控學的數位化過程中，機器的預測似乎取代了人對未來的思考，或者說機器總是在人可能對未來展開思考前，就把人投向未來的眼光導向特定目標，因此都致力於探討如何在數位環境

中打開被框限的「未來」。林老師認為許煜在書中重探西方形上學的思考基礎，以及工業革命以來哲學對人機關係的刻畫，主張「遞迴」的概念動搖了笛卡兒的線性/機械觀，是藉以檢視當代數位機器「有機化」、進而摸索新時代器官學輪廓的利器。而如果偶然的變化對線性/機械觀來說是可能破壞系統的致命錯誤，在遞迴運作模式則是豐富並擴展系統的核心要素，機器學習即是透過吸納偶然的變化自我改善，一如生命體的演化。許煜認為以「遞迴」與「偶然」為主軸所開闢的思考路徑，有助於釐清在不可逆的數位科技現實中，如何可能突破其對未來的框限，讓生命的不確定性湧現。

七、研讀班第七場

第七場活動資訊如下：

講題：賽博協同計畫 (Project Cybersyn)：社會主義治理性的創建或控制社會的體現？

主講人：吳建亨（國立清華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主持人／與談人：邱彥彬（國立政治大學英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側記人：王曉慧（高雄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導讀書籍：Medina, Eden. *Cybernetic Revolutionaries: Technology and Politics in Allende's Chile*.

時間：2022 年 1 月 21 日

地點：台大台文所國青 324 教室

本次活動由吳建亨老師導讀，原本吳老師也是要導讀許煜的書籍，由於吳老師覺得林宛瑄老師已經講解了大部分的概念，因此他選擇了另一本書籍談革命的問題。本次研讀班活動主題是賽博協同計畫，主講人吳建亨老師挑選了 Eden Medina 書籍，探討模控學的科技理論如何影響智利的政治。吳老師的導讀分成兩個部份，第一部份談 70 年代初期科技政治關係，以智利為例，探究智利如何接受控制學(cybernetic)，應用在政治理論上，Medina 的論述方式比較接近 Edward Said 所談的旅行理論，理論的旅行會涉及落地轉移的問題。在第二部份，吳老師則是深化 Medina 提出的一些問題，Medina 為科學史的歷史學者，他對智利 70 年代的這段歷史提出許多有趣的問題，但 Medina 對這本書的定位是歷史書寫，因此很多問題大概是點到為止，並沒有對這些議題進行理論化的工作，吳老師認為我們可以在 Medina 的基礎上延伸或者發展他的想法，所以在第二部份補充其

他人的看法。Medina 在本書中提出一些問題，特別是社會主義治理性的問題，這讓人聯想起傅柯在 *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裡曾經提到社會主義的治理性，根據傅柯的說法，在 1970 年代末期，社會主義並沒有所謂內在的治理性概念(*intrinsic governmentality*)。然而社會主義在當時不存在這種內在的治理性，並不代表社會主義不可能有這種內在的治理性概念，所以吳老師認為我們可以探究以下問題：如果社會主義內在治理性存在的話，我們該如何想像這種治理性？

在第一部份的討論中，吳老師討論了 Project Cybersyn 一詞的背景和起源。“Project Cybersyn”是 70 年代 Allende 主政下的一個計劃，這個計劃以控制論為基礎，治理國家這個極度複雜系統。控制論透過反饋(*feedback*)或遞迴(*recursion*)的機制，讓整個系統包括內部組成的部份，跟它外在的關連環境，維持一種動態生成的關係，如此的動態關係讓系統成為一個能夠因應外在環境變化，做自我修正的生成組織(“*a viable self-organization*)。在這個可生成的自我組織中，最終的理想是建構一個去中心化的系統，這系統一方面能維持整體的穩定，同時也能夠確保內部各層次的自主性，也就是說，Project Cybersyn 有一個看似矛盾的終極目標。

接下來是吳老師導讀的第二部份。吳老師引用 Boltanski 與 Chiapello 的講法，指出資本主義在發展的過程中會吸納當時的創新理論，把這些概念動員成為一種自我正當化的工具。八零年代開始，控制論在新自由主義的整合下發展成一套新型態的控制技術。控制論強調的反饋 機制除了收集訊息外，也計算環境中不斷改變的變數，進行相對應的演化以維持系統穩定。由於控制論不斷地將外部變化透過反饋機制納入系統，這使得「未來」這個時間範疇在控制論的系統內不再是不可預測的偶然性(*contingency*)。換句話說，在數據主宰的今日，訊息流通表面上提供使用者更多選擇，實際上這些選擇生產出更多訊息，透過反饋機制強化系統預測的準確性，結果就是幫助大數據演算法更有效地調節使用者的行為模式。因此我們面對了一個難題，為什麼控制論的實踐在智利是失敗的，但是卻成就新自由主義全球的霸權？難道控制論必然會導向新自由主義下的控制社會嗎？吳老師指出，從現在所處的環境很難否認當代科技所帶來的這種新型態控制技術。但重點不是控制論是否能被挪用成為控制的手段，反而是控制論是否必然會導致今日所見的控制社會？如果沒有這個必然性的話，我們是否可以對控制論做另一種想像，如同智利在 70 年代做的政治實驗？

吳老師以傅柯(Michel Foucault)對社會主義治理性(*socialist governmentality*)

的提問出發，指出我們可以透過傅柯的問題思考智利七零年代的這段歷史。基本上傅柯的討論針對治理性的問題為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進行比較。自由主義關心的是內部採用什麼規則、補償機制的問題、與內部測量機制的計算等等問題——這邊講法有點類似控制論中如何協商整體與部分的動態互動，如何維持系統的穩態。這些內外調節機制的問題構成自由主義內在的治理性，也就是它內蘊而生的治理合理性（governing rationality）。但是社會主義不同，社會主義缺乏內在的治理性，取而代之的是對文本的遵守（“conformity to a text”），也就是說，社會主義的治理性是外在的（extrinsic），關心的問題是對文本的閱讀與詮釋，治理的行為與引發的動作是次要的，重點是這些行為與引發的動作是否遵守文本的教條與規範。因為社會主義有一個外在對文本既定的詮釋，所以治理的動作與這個外在的規範之間關係只能以 true and false 的方式表現，導致社會主義面對治理的問題非常沒有彈性。

最後傅柯問了一個問題：如果社會主義要有這種內在的治理性，它不能夠繼續照本宣科地依循文本的教條，因為這種內在的治理性無法從這些既有的文本中被推導出來。社會主義的治理性只能被創造出來。吳老師提到近年一些對傅柯的研究批判他為新自由主義同路人，認為傅柯雖然沒有明確表示支持新自由主義的治理性，但他對新自由主義治理性的一些特色感興趣是不爭的事實。將傅柯打成新自由主義同路人的結論似乎有點過度解讀。雖然傅柯認為，社會主義在治理的問題上非常僵化，總是照本宣科依賴外在文本與教條指導，缺乏他在自由主義看到的那種具備內外調節的治理機制，因此斷言社會主義治理性不存在。但是傅柯對社會主義過往治理模式的批評其實不能代表他支持自由主義治理性（即便他在自由主義治理性內部看到一些有趣的特質）。事實上，從上面那段引文可以看到，傅柯的結論是：如果社會主義治理性能夠成真，它不會是從社會主義的教條與文本推演出來，『它必須被創造出來』（94）。或許在 Stafford Beer 那個版本的 Project Cybersyn 裡面我們可以看社會主義治理性被創造出來的一種可能性。

八、研讀班第八場

第八場活動資訊如下：

講題：人工生命與湧現

主講人：廖勇超（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暨研究所副教授）

主持人／與談人：林宛瑄（台灣人文學社理事長暨獨立學者）

側記人：蔡承志（國立臺灣大學台灣文學研所碩士班學生）

閱讀文本：

Harman, Graham. "DeLanda's ontology: assemblage and realism." *Continental Philosophy Review*, vol. 41, 2008, pp. 367-383.

DeLanda, Manuel. "Emergence, Causality, and Realism." In Levi Bryant, Nick Srnicek and Graham Harman (eds.), *The Speculative Turn: Continental Materialism and Realism*, pp.381-392.

時間：2022 年 2 月 19 日

地點：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國青 324 教室

本場活動由廖勇超老師主講。廖老師本場的重點在於從組配及連結角度思考人與怪物的關聯，延伸到非中樞神經系統的怪物想像，進而誕生此次主題「Emergence」。湧現展現從下而上的概念，正與本次系列研讀班主題「Advent」一詞，所含有的降臨意味相反。

根據廖老師的詮釋，德蘭達在文章開頭引用彌爾（John Stuart Mill）的《邏輯系統（A System of Logic）》一書，以兩種不同物質進行化學變化下，產生獨立新特質，討論湧現的機制是否能透過因果關係來解釋。當線性因果關係無法解釋時，是否能透過非線性因果關係進行解釋？與物理定理不同，德蘭達認為湧現更接近於引文所提的化學反應。部分之間的互動將會產生整體的特殊性質，而這份由湧現產生出整體的特殊性質，並不能夠被化約在部分的特質裡。

廖老師認為湧現闡述由兩個不同元素互動產生新特質時，可以透過因果關係進行詮釋。過往面對因果關係經常是以線性模式進行思考，因此將會難以詮釋湧現概念。德蘭達進一步提出，當我們嘗試去思考及詮釋湧現的邏輯時，必須揚棄線性因果關係，其原因正因為大多數的因果關係其實都為非線性。德蘭達以「同因，同果，一成不變（Same Cause, Same Effect, Always.）」的說法來闡述制式化的線性因果關係。但若以線性因果剖析湧現，將無法理解其現象。以彈簧為例，彈簧的伸縮長度與載物重量成一定比例，過往都將其視為線性因果關係。但彈簧本體與載物的材質卻經常被忽視，材料內部微結構所擁有的能動性，將會影響承受外力時的變化。正如我們嘗試拉長自己的嘴唇時，會發現剛開始拉扯時感到困難，途中雖逐漸變得輕鬆，最後又變得困難。如此關聯跳脫了載物重量與彈簧伸縮長度的等比關係，形成 J 型曲線。同樣，吹氣球的最初與最終階段都顯得較為困難，過程途中卻是相較之下簡單的階段，形成另一種 S 型曲線。兩例展現了談

論思辯實在論與物導向本體論時，物件的材料面向應受到重視。而隨後，德蘭達也針對有機體遭受外力作用時產生的反應進行討論。身體受到外力傷害時，即便是不同種類的傷口，在身體機制的平衡下也會回歸相同狀態，呈現出不同外力作用在單一有機體上，可能因有機體內部的微型結構與穩定機制，產生出相同結果；他進一步舉例，若生長激素噴在同一株植物的根部與枝桠，其導致的生長效果將會完全不同，呈現的則是兩個組構相異的有機體受到相同外力作用時，也可能因內部微型結構的差異，產生出不同結果。在個體與個體的互動之下，微型結構所帶來部分與部分間的互動，在施力與受力中扮演了關鍵角色，並為湧現帶來更為複雜的影響。非線性因果關係（nonlinear causality）取決於個體能力（capacity）的施與受（affect and being affected）狀態，物自身並非單純被動受力，其不同的微型結構將會回應於施力。施與受不再是單向狀態，而是雙方的相互作用，並產生個體能力。個體能力形成於物與物，或是部分物與部分物之間的施與受，永遠是一種關聯性（relational）的狀態。形塑了德蘭達本體論的面向，但同時也是哈曼對其有微詞的部分。

德蘭達強調，在觀察湧現特質（emergent properties）時，必須注意的是整體的穩定狀態，而非細部的相互作用。德蘭達另外也以統計學觀點解釋部分與整體的特質，部分之間的相互作用塑造了整體的湧現特質，但當部分間的相互作用產生改變，整體湧現特質並不會因此有劇烈變化。回頭檢視德蘭達的實在論（realism）觀點，因果關係奠基於部分與部分間的客觀關聯性，若此關聯能納入哲學思考中，將會成為實在論亦或物質主義的思考基底。湧現特質的出現必須建立在個體能力上，個體能力的外延性令其無法脫離物與物之間的連結，連結過程產生的施與受塑造出新產物，而這份產物便是湧現特質。關於特質（property）與個體能力（capacity）的差別，德蘭達以刀為例：刀自身的存在如形狀、重量、銳利度等皆為獨立於物與物關聯的特質，即為一種已然（actual）狀態；刀的能力如切割，取決於與物件之間的互動，無法窮盡的物件數量，造就了無限多的能力，便是一種未然（virtual）狀態。因此，若要嘗試解釋湧現特質，則必須回歸到部分的組構。整體特質作為部分之間互動誕生的湧現，即便並非源於線性因果關係，湧現的誕生依舊能夠被詮釋。湧現仍具備可追蹤的機制，其互動並非遵循線性因果，而是複雜的非線性狀態。此非線性狀態並未充滿神祕性，而是抱有能夠被窮盡的可能。

部分與整體間的關係並非融合，部分的特質來自自身而非整體，若將部分

分離於整體，並不會影響其特質的發揮，僅是改變了個體能力運作的模式。部分之間的關係並非是內於整體的，部分各自能夠作為獨立個體彼此進行互動。如人體的各種臟器貌似內於作為整體的身體，但實際上臟器之間的互動，同樣也能視為獨立個體運用其個體能力的互動。部分之間的關係並非內在，而是外延的。湧現中的非線性因果關係貌似沒有客觀詮釋可能，但實際上德蘭達仍認為其中有「規則 (law)」存在，雖然該規則不見得是能夠實證地被觀察。為了論證該規則，德蘭達將本體論由實證推升至另一層次，即，「可能性的空間 (space of possibilities)」與「未然」層次，試圖將本體論與未然結合。以重力規則為例，三種重力規則：力與加速度、重力場，以及奇異點 (singularities) 中，奇異點定義了「可能性的空間」的結構。龐加萊 (Henri Poincare) 將其被納入數學領域 (拓撲學) 進行空間研究後，用來解決特定數學模式的解法，以及模擬、預測未來物理活動的狀態。

在狀態空間 (state space) 中，龐加萊認為空間中散落了無數個點，其中有由線性關係連結，能夠清楚預測路徑的非奇異點，也有會影響行徑路線的奇異點存在。若空間中僅有一個奇異點，將有助於穩定預測路徑。如果空間中存在數個奇異點，則會影響預測路徑，如光學、引力、電力等機制。但即便受到各個不同種類機制影響，同樣都有股力量讓狀態趨於穩定。這便是獨立於各種機制之外的奇異點，讓德蘭達的本體論提升至經驗層次、實證觀察層次之外。

規則存在於相位空間 (phase space) / 可能性的空間之中，受到奇異點影響造就了各種狀態的穩定。若要嘗試解釋湧現，必須包括運作機制與奇異點所提供的可能性的空間兩個面向。以非線性因果關係來解釋運作機制，在多重奇異點的存在下，預測路徑與結果變得困難，因此誕生的結果也會是多重。可能性的空間中，物的路徑由點與點連結並受到奇異點介入扭曲，而這一切都會是歷史性、時間性的，物的歷史因此決定了湧現的狀態。

狀態空間作為各種可能性的集合，擁有許多由點 (point) 與點之間連結產生的路徑，而某特定歷史中的現有狀態，則是這些點的連結過程，所有狀態都是歷史上的其中一個節點。持續進行改變的連結狀態，讓路徑呈現為已然狀態。可能性的點 (points of possibilities) 連結出的歷史過程，也就是路徑 (trajectories)，在本體論上與奇異點屬於不同層次，正因奇異點是非已然狀態。狀態空間中除了這些點之外，另有奇異點存在。將兩者結合德勒茲談論已然與未然的論述，點為「已然」狀態，奇異點則呈現「未然」狀態。奇異點影響了點與點之間的線性關

係，令路徑產生扭曲。路徑受吸引卻也無法與奇異點本身疊合，永遠只能無限趨近於奇異點。具備歷史性而呈現已然狀態的點，以及具備吸引力而呈現未然狀態的奇異點，這些點、奇異點之間的連結與扭曲，形成了德蘭達解釋湧現的特質與機制。

德勒茲表示，我們所接觸的一切實物，都有部分是存在於無法實際接觸到的未然層次。但未然層次依舊有其結構存在，即便並非已然，卻也不代表沒有現實 (reality)。這部分正呼應了德蘭達認為奇異點所處的未然狀態，並非完全無法客觀解釋。德蘭達認為德勒茲的談法只提供了傾向結構 (structure of tendency)，而非能力結構 (structure of capacity)，前者是有限的，後者則是無限的。德蘭達進一步認為，比起數學模式，藉由電腦模擬方式更能深入瞭解未然層次的能力結構。

部分組構的非線性互動，將會產生整體的湧現特質。湧現特質由部分創造出來後，透過各種機制產生了穩定性，這正是奇異點的功能。即便細部組構之間互動有所改變，也不影響整體湧現特質的狀態。獨立於運作機制外的奇異點，能夠在物質層次的機制上看見，也能在數學的微分方程式上看見。若將未然層次的奇異點連結到數學機制中，將會動搖這些方程式的永恆固定狀態，產生改變的可能性，從抽象轉變為實在的存在。湧現從未然層次，藉由新傾向 (new tendencies) 與個體能力的連結，將會產生出新的特質。

相較於對其他思想家的批評，哈曼對德蘭達給予了許多正面回應，並稱讚其為忠實的實在論者，但兩人在思想上仍有很大的差距，最大差別即是對於關係 (relation) 的見解。哈曼認為實在論不應奠基於關係主義 (relationism)，因未物本身即有一部分是拒絕，亦或是無法產生關係的。反之，德蘭達談論湧現便是奠基於部分與部分之間的關係連結。湧現做為一種新誕生的特質，哈曼認為若是奠基於歷史路徑的連結過程，將無法創造出任何新的產物，湧現必須是斷開、脫離路徑後所產生的新事物。對於德蘭達透過未然層次將奇異點的影響力連結至關係主義，哈曼評論此作法並無必要，而是該回歸於已然層次，討論物本身如何斷絕與外在的關聯性。在當代迴避觸碰本質 (essence) 的討論風氣下，哈曼嘗試重新將本質所具備的功能帶回哲學討論中。

對於德蘭達將個體能力置於本體論進行討論，哈曼認為兩者連結產生出無窮的可能性將會過於空泛。若物本身不具備本質，特質建立在關係上並隨關係不

斷改變，將會落入關係連結的空洞中。兩人對於物的不同見解便是在於，德蘭達認為物的特質皆是建立於關係上，哈曼則認為物擁有無法觸碰，拒絕關係化的部分。最後，哈曼提出「不具備能力的特質！不具備關係的已然！（Properties without capacities! The actual without the relation!）」回應了德蘭達的觀點。哈曼認為，物本身具備一種能與外在關係、自我歷史產生斷裂的部分。以桌子為例，桌子之所以為桌子，是因其已作為湧現的產物存在，不能以部分，也不能以外在關係進行解釋。不論我們如何接觸、使用桌子，都無法碰觸其本質。以德蘭達的觀點來看，桌子是未然的已然化（actualization of the virtual），但哈曼質疑未然層次存在的必要性，認為以非關係的方式定義物，便已進入實在論的角度。物本身即是已然的存在，並不需要再被拆解至未然層次。從關係主義建立物的特質談論實在論，將會忽視物所擁有的特殊性。

九、研讀班第九場

第九場活動資訊如下：

講題：懸置與新時代的降臨

主讀人：曾瑞華（國立臺東大學英美語文學系副教授）

主持人／與談人：廖勇超（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暨研究所副教授）

側記：王榆晴（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暨研究所博士級研究人員）

閱讀文本：

Stiegler, Bernard. "The Epokhē of My Life." In *The Age of Disruption: Technology and Madness in Computational Capitalism* (pp.1-67).

時間：111 年 3 月 19 日

地點：台大台文所國青 324 教室

本場活動由曾瑞華老師導讀。曾老師以三個問題涵括此次的討論主題：什麼是時代（epokhē）？我們的時代有什麼問題？是否有可能重啟我們的時代？曾老師指出，斯蒂格勒所指的時代，並非由線性時間的斷代或年紀所區隔，而是內化於心中與外部物質化的文化記憶與時代感。這包含我們所共享的集體意識、生活方式、思想與承載這些記憶的文化遺跡、物質媒介或科技技術。瑞華老師舉例，一提到 90 年代以前的流行音樂，我們就會想到特定的民歌。這些樂曲銘刻在人們的腦海裡與黑膠唱片、錄音帶或 CD 等物質媒介之上，在不同世代間傳唱，成為我們共享的文化記憶。換句話說，文化記憶脫離不了科技產品。以斯蒂格勒的

話來說，當黑膠唱片讓位給錄音帶，新時代也隨之出現。

新時代的出現，總令人感到不便、焦慮、不安與害怕。瑞華老師以去年本土疫情爆發後，我們共同體驗的線上教學歷程為例，闡述斯蒂格勒文章中所提及的「崩裂時代」(age of disruption)。當各級學校開始全面進行線上教學時，我們赫然發現不同世代所熟悉的科技介面不盡相同，這多少造成了一些世代衝突。然而，衝突並非總是負面，時代的崩裂會帶來新的感覺。斯蒂格勒認為，為了活出更好的生活，我們會重新調整對於「第三記憶」(tertiary retention) —即前述透過外在物質保存下來的集體記憶—的認知狀態，以致能適應新舊變化，並對未來產生新的「展望」(protention)。

當我們身處焦慮變動之中，企圖創造未來的展望，即進入一個懸置的時代。這種介於正面與負面之間的拉扯，即一種暫時穩定的「亞穩」(metastablized) 狀態。在亞穩狀態中，自我會經歷西蒙東 (G. Simondon) 所言的「跨個體化」(transindividuation)，與他者、環境之間組構一個不斷進出、往返彼此的迴路，並在過程中經歷自我的超越、調整或擴張。在此過程中，朋友與家人扮演著至關重要的協助與支持角色。我們因為與家人、朋友之間有愛的連結，願意去克服眼前的困難，跨越到新時代。

那麼，我們眼前的困難是什麼？根據斯蒂格勒，崩裂時代最大的問題，即虛無主義 (nihilism)。當我們耽溺在演算法與大數據的快速與便利性，任由這些科技技術決定我們個人喜好時，我們同時也過著無感、無展望、無時代感的人生。斯蒂格勒以基督教降神為人 (kenosis) 的意涵，比喻我們甘願降人為虛無、被大數據掌控的狀態。斯蒂格勒在書中舉了幾個憤青的悲劇人生例子—如環保激進份子 Richard Durn 與絕望青年 Florian—說明年輕世代如何對生命感到絕望，過著生等同死的人生。這些年輕人都深刻體驗「沒有時代感的時代」(the epokhē of the absence of epokhē)，未來沒有改變的希望與契機。

在崩裂的時代中，我們被剝奪了「原初的自戀」(primordial narcissism) 與「第二時刻」(second moment) 的機會，因此失去活著的感覺。瑞華老師以“reflection”說明「第二時刻」的重要意涵，亦即對身處時代的再回想、再感覺、反思的機會。

「第二時刻」重要的原因在於，當我們經歷時代時通常是無感的，唯有通過再次回想，重新感覺，我們才能感受到我們所置身的時代感，這即斯蒂格勒強調的“doubly epokhē redoubling”。雖然前途未明，斯蒂格勒對於重啟、改變我們的時代仍抱有希望。曾老師進一步記憶的概念，諸如第一、第二、第三記憶 (retention)

以及展望 (protention)。第一、第二記憶屬於內化於意識的記憶，第三記憶則是外在物質化的記憶，可與他人一起分享、溝通。曾老師以她正在報告的簡報為例，說明大家各自接受、理解的資訊，如何參雜了個人過去所學習到的知識，進而擴張了她的簡報。物質化的簡報將不再屬於她個人，而是集體的第三記憶。

下半場的讀書會內容，主要圍繞著斯蒂格勒所提出的解藥而展開。誠如曾老師所提醒，文章中許多詞彙都具有雙面性，同時具有解藥的正面意涵與毒藥的負面意涵，斯蒂格勒則是企圖從毒藥中開展出解藥的意涵。傳統上被視為偏離常態的「幻想」(hallucination) 或不切實際的夢想，在我們的時代卻是能夠幫助我們違逆演算法加速度攫獲的必要條件；恐怖時代的「降臨」(advent) 乃是新時代降臨的先決條件；龍既是像蛇一樣的誘惑，也是驅動我們開啟新紀元的慾望。科技與消費主義的「行星化」(planetarization) 發展所帶來的扁平化思考，使我們悲觀地視人類的死路為世界的終局；「行星思維」(planetary thinking) 卻能幫助我們跳脫人本中心的傲慢、僵化與侷限，想像無限的可能性。斯迪格勒所提出的方法是一種以毒攻毒，負負得正的邏輯。例如，以「負熵」(negentropy, 恢復秩序) 抵抗「熵」(entropy, 失序)，以不斷地分歧(bifurcate) 抵抗計畫性的生成(becoming)。薛丁格的量子物理學實驗所帶給我們的啟發，即想像不同的可能性。當裝有毒氣瓶的箱子封閉的時候，裡面的貓既是活也是死，兩種可能性並存。然而，當箱子打開，貓不是活著，就是被毒死。演算法雖然厲害，卻無法處理不斷分化出來的另一種可能。我們需要開創的是分歧的思維，而非跟隨已經規劃好的生成。有鑑於斯蒂格勒文章中提到的 The Family 網路平台太過誇張離譜，曾老師特別帶著大家一起瀏覽該組織的網站簡介。這是個教導眾人不擇手段賺錢獲利的組織，尤其以站在法律之外、無道德與不尊重人間倫理的野蠻行為為傲。斯蒂格勒舉這個例子並非要否認野蠻狀態，他認為野蠻狀態既可以是毒藥，也可以是解藥，關鍵在於我們身處其中時，如何實踐傅柯所言的自我管理、照顧 (care of the self)。斯蒂格勒要我們肯定智性 (noesis) 與幻想，兩者並非不相容，而是相互交織，彼此共融。我們總是視幻想為瘋狂，但是瘋狂不必然都是負面的。瘋狂雖然會帶來不穩定，但是其好處在於可以幫助我們反思。反思即是解藥。

斯蒂格勒提出「身體之外的創生」(exosomatic genesis) 這個概念，鼓勵我們幻想、追求夢想，勇敢把內心所思所想以物質化的形式表現出來，讓其發展自身的生命，成為公共的知識與第三記憶。因為有智性，我們才能幻想出各種可能性的共含平面 (plane of consistence)。而只有在幻想的情境，外部創生才有可能

發生。斯蒂格勒認為，知識具有創造分歧的力量，有歧異性的創造，才有新的未來。知識帶來的歧異以及我們因為批判反思所產生的分歧，兩者之間非但沒有衝突，反而更加肯定分歧。透過第三記憶，我們並不是要獲得新知識，而是要發現、想起我們既有的知識與能力。換句話說，我們方才所質疑、批評的數位第三記憶，是毒藥也是解藥。在曾老師抽絲剝繭導讀之下，斯蒂格勒所提供的答案呼之欲出，即慾望與藝術。在具體實踐上，斯蒂格勒創立 *Ars Industrialis*，希望喚起我們對於數位技術雙面性的關注。數位技術既是破壞者也是新紀元的持有者。斯蒂格勒認為唯有當我們以比快更快的速度反思崩裂的時代，我們才能認識時代。反思即開創新紀元的先決條件。慾望意味著我們願意從規劃好的準因（quasi-cause）岔出去，跟隨我們心之所向，因此慾望總已經是勇氣。

最後，曾老師引述《周易·乾卦》中的「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上九，亢龍有悔」，說明若我們要向龍取經，那將會是「潛龍勿用」的龍。「潛龍勿用」表達的是一種蓄勢待發，卻又不願意任人利用的狀態，與斯蒂格勒所思考的以更高速度對抗高速、以無用對抗有用的思維有所呼應，富有負人類世的意味。

十、研讀班第十場

第十場活動資訊如下：

講題：遊戲技術與臨界

主讀人：涂銘宏（淡江大學英文學系副教授）

主持人／與談人：陳國偉（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側記：李珮琦（高師英語系碩士班）

閱讀文本：Galloway, Alexander R. *Gaming: Essays On Algorithmic Cultur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6.

時間：111 年 4 月 23 日

地點：台大台文所國青 324 教室

本場活動由涂銘宏老師導讀。涂老師在導讀的開場中，以蓋洛威 (Alexander R. Galloway) 兩個引言揭示在當今社會裡，只了解再現(representation)已然不足，無法回應對科技文化介入的新現象，科技介入的介質行動變成是一個重要的焦點，如此才能回應當今注重動態的社會文化。遊戲作為一種新興文學，帶領我們從過去傳統的文本解讀、視覺現象解讀，到現在跨媒介、科技文化的解讀，我們必須往這樣的方向前進才可以回應新文化的流動。

涂老師特別提到現今社會注重體驗型的文化與分享型的科技架構，遊戲作為來臨思想的新媒介特別有意義。涂老師從遊戲研究的發展歷史、遊戲的字根及文化根源、遊戲在當代生活中的出現開始談起，他指出蓋洛威把遊戲當作一個如德勒茲(Gilles Deleuze)理論中的工具箱使用，並啟發我們如何將批判理論、人文研究與遊戲研究做結合。蓋洛威在本書第一章談遊戲的文法、遊戲介面操作的邏輯與遊戲如何和演算法文化產生關係。涂老師解釋本章時，首先提到 diegetic 與 nondiegetic 的差異，這兩個面向是由電影敘事學中的敘事空間的觀點而來的。在遊戲關係裡，發生在遊戲故事空間裡的都屬於 diegetic 面相，在遊戲現實之內；nondiegetic 則是遊戲現實之外的，例如玩家按了暫停這個動作。屬於硬體的機器可分為輸入裝置 (如鍵盤、滑鼠、搖桿)與輸出裝置(如螢幕介面)；屬於軟體的資料可以在介面上轉換成視覺之物產生互動、意義與規則。而玩家及操作者則做為軟體及硬體間溝通的媒介，人類處在這樣的科技時代具有很強烈的中介性。

涂老師接著提到，行動在遊戲研究裡是絕對不可缺乏的部分，如果沒有任何的參與跟行動，電玩遊戲就僅是一個介面，只有在電玩遊戲被啟動的時候，它

才是真正地存在。相較於攝影與電影呈現實際存在的物體，電玩遊戲則是物質的行動 (material actions)，因為我們必須參與其中，就好像即便有軟體及演算法在運作，只要缺乏人去做訊息的傳遞一切就毫無意義。電玩中的 diegesis 是整個遊戲世界的敘事行動，是動態且無法掌握的，並像電影敘事一樣擁有在螢幕上 (onscreen) 及不在螢幕上 (offscreen) 兩種元素。涂老師提到，遊戲中的 diegesis 要存在的話，我們必須做一些操控使在螢幕上元素與不在螢幕上兩種元素產生交互意義與互動。

蓋洛威認為電玩遊戲可用遊戲行動 (gamic actions) 來分析，遊戲行動有四個層次。第一個層次為 The Diegetic Machine Act，這是一種純粹的過程，機器自己運作並製造氣氛的層次，好比遊戲的環境中會有一些非玩家、不重要的臨演角色。第二個層次是 The Nondiegetic Operator Act，這是如先前提過玩家按暫停的行為，暫停鍵並不屬於此遊戲空間，但它可以暫停遊戲、暫停空間，這是不會影響遊戲的外在要素。第三個層次是 The Diegetic Operator Act，例如玩家的操作、按滑鼠之類行為。玩家玩遊戲是為了達成某個目的，發生場域在電玩遊戲之內所以是 diegetic 的。第四個層次是 The Nondiegetic Machine Act，這是機器自己做的行為，但無法預測不在這個遊戲概念的內在力量或外在力量。涂銘宏老師強調這四個層次有助於我們去了解遊戲，並讓我們可以用遊戲行動了解新科技的介入方式，在文本研究之外找出文法去了解當前正在操作的世界。

研讀班的下半場，涂老師聚焦於第四章的詮釋，他指出蓋洛威用遊戲科技式的管理網路，試圖要延伸德勒茲對於社會控制的想法。這個遊戲科技的管理網路與分體(dividual)的概念有關。分體是數位浸透文化裡分心常態的操作概念，遊戲裡的分體，例如分身(avatar)中分身但具虛擬體(virtus)的後人類想像也十分值得探究。蓋洛威認為電玩遊戲作為一種獨特的演算文化產物，必須從社會控制開始談起。有別於傅柯(Michel Foucault) 理論中透過機構封閉式環境控制的規訓社會，德勒茲用快車道 (freeway) 比喻半開放式的社會控制，並跟傅柯的監視典範劃清界線。德勒茲強調控制不是訓誡，而是多元分散個體的管制，使被控制者毫無意識到被控制，甚至感覺自己是自由的。這樣的控制概念精準有力地啟迪我們在了解控制社會、控制網路世界及社交媒體等新興媒介如何重新管理公民等議題上的思想。如此「沒有被限制但仍被管制」的新方式，讓人成為科技介入時代的分體，涂老師認為這樣的社會控制已然變成一種網路的方式，從監控式網路、軍事活動、戰爭戰略訓練程式到未來電腦如何變成武器應用在未來的作戰系統等，他強調如

此的網絡控制必然會不斷發生。

另外在第四章蓋洛威也提及遊戲的控制寓言 (control allegory)，相較文學的寓言是「他者說」(other-speak)，電玩遊戲則是「他者行動」(other-act) 的概念。遊戲必須要創造自身的故事，在運作的過程中它是自己行動的主人，也就是自身文本產出的「主人」。涂老師提到，行動在電玩遊戲裡有絕對的必要性與重要性，並且引用布朗道爾 (Maurice Blondel) 的「共同行動」(coaction) 概念，此概念跟並置行動 (parallel actions) 類似，可以從多玩家的文本理解之，也就是說，每個玩家都有一個平行的行動跟平行的現實同時在運作。並置行動所產生的效應跟文學上的寓言非常不同，它不是一個敘述、平面式的，而是行動、參與式的，且是一個所有並置行動都必須同時被考慮的複雜關係。

玩遊戲的行動會產生「假裝」(pretending) 的概念，所謂的「假裝」是指在「玩」的資訊上產生的行為，例如玩電腦遊戲時，玩家必須要將其當真且認真對待，因為只有相信當中的現實才能真正參與其中，而參與又是電玩遊戲存在的必要條件。涂老師接下來談多意義的行動參與對並置行動的呼應，多意義的行動參與模式傳遞給遊戲研究者的概念是不要只在乎語言符號上的關係，應該要對其意義上的重視，如此互動產生的效應與社會價值才是蓋洛威要我們看見的東西。涂銘宏老師認為若以電玩遊戲去理解德勒茲與瓜達希的所提的根莖(Rhizome)概念是容易的，因電玩中不同主線與支線、不同的平行時空與現實都是根莖式的做法。我們可以透過德勒茲跟瓜達希的理論去了解電玩遊戲背後的美學與操作平面，其根莖式的組配就是電玩作為一種獨特的媒介與其他藝術的不同的地方。

最後，涂老師為此次導讀下了三個結論。第一個有關遊戲時代人文學的挑戰，他認為遊戲時代下，我們需要注意幾個遊戲研究跨域的核心問題：第一個是解讀文本的部分，要怎麼從文本解讀到視覺解讀最後到科技環境與行為的解讀；第二個問題是在浸透科技裡面我們該如何思考人文、互動性、新社群、新文化的問題；最後我們必須要思考「現實化遊戲」與「遊戲化現實」裡的工具、媒合、成效影響力，並找出有效的介入方式，才不會使人文學被邊緣化，並在遊戲時代裡去找到新的人文學。第二個結論關乎遊戲科技與人文理論的連結，他指出我們得了解新媒介的環境與科技，並觀察媒介混和如何產生情動力的差異，且必須去探究文本與敘事間新組配的可能，並找到文學在新浸透現實裡可扮演的角色，必須使文學從被動的閱讀間再生，變成互動身體介面的重要元素。更要切記文學接續走入遊戲並非出賣靈魂，而是要幫助文本的延譯與後生，可以透過遊戲文本跟

遊戲科技的了解去做文學的接枝，使其能開花結果。第三個結論則是有關遊戲主義對人文臨界的啟示。他認為遊戲主義對人文臨界有幾個啟示，例如：作為體感式見證文學的再肯定、驅動原則(imperative of action)的對象由讀者改變成玩家、思考繁複情動力機制迴路的體感操縱問題、探究遊戲與 meme 政治的整合關係、重新思索「再現」與行動/分享間的平衡、探討虛構環境中的共構真實感。

十一、研讀班第十一場

第十一場活動資訊如下：

講題：物質、關係與詩學

主講人：李紀舍（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暨研究所教授）

主持人兼與談人：涂銘宏（淡江大學英文學系副教授）

側記：阮芳郁(台大台文所碩士班生)

閱讀文本：

Édouard Glissant. "Paths," "Theories," and "Poetics," *Poetics of Relation*. (pp. 89-210)

時間：111 年 5 月 21 日

地點：台大台文所國青 324 教室

本場活動由李紀舍老師導讀。李老師介紹本書作者後，從歷史的概念談這本書的核心理念，他提到：Glissant 在書籍開頭爬梳了自身歷史，認為個人歷史即代表龐大歷史，尤其西方殖民對個人所造成的影響，深深形構了個人史。其中包括殖民者掠奪了非洲人、使之成為黑奴，以之替換掉中南美洲的原住民，在被殖民地上耕種、勞役，使非洲人及其後裔被迫成為當地住民。李老師提到，值得注意的是 Glissant 自身的批判文化政治立場：相對於同為馬提尼克出身的政治學者 Aimé Césaire，Césaire 接受早期的法國殖民歷史體制，傾向法國與黑人回歸運動；但是 Glissant 並不如此，自從在巴黎完成學業、回到馬提尼克後，面對身份課題無時不念茲在茲，在學術界尚未提出「他者」概念時，Glissant 已充分自覺這是他無法迴避且將終身思索的重要課題。

從大都會／城市的角度回看馬提尼克，亦如薩伊德等後殖民知識份子所深切體悟與省思的立場。李老師欲強調的是：儘管 Glissant 的基本立場與許多後殖民主義者接近，但某種程度上也將因此侷限讀者對 Glissant 的了解，忽略了他的特殊性。李老師提到，Glissant 談論關係時有三個討論方向，首先是“the middle

passage”，格里松回到對非洲人最為痛苦的這一段集體歷史，西方人不斷揣想如何掠奪非洲人（即圭亞那人）的主體性，將之鎖入船中，運至中南美洲等地，做生產苦力。Glissant 嘗試從「祖先」的個人史出發，他提到：「萬一是我被抓到船上，那是多麼創傷性的經驗」，強調以祖先作為敘事主體，進入歷史。除此之外，Glissant 更以祖先初見現代文明的船隻時的驚嚇為例：「竟然不是我們那種船」，祖先以 “belly”，“womb” and “abyss”等詞彙形容現代船隻，並以 “nonworld” 一詞，凸顯「被迫與西方世界建立關係，這一建構本身在你（意指祖先）尚未理解之際，你已被迫進入這一關係」的暴力象徵。李老師強調，Glissant 使用祖先的語言與詞彙，有意再現祖先的世界觀，並指出多數人鮮少以子宮、無底洞等詞彙來描述運送黑奴的船隻，語言上的難以理解，更凸顯祖先的創傷經驗的不可言喻，他們使用著看似奇怪的語言，正是人類創傷經驗的最佳例證。

第二個討論方向是 “errantry”，在這一詞彙裡，Glissant 嘗試討論加勒比海人的生活歷史，回應「我們加勒比海人，到底是什麼人？」這一攸關身份政治的問題，對多數讀者而言，這一提問應不陌生，我們時常以種族國族主義的語言及意識形態來回應，但對 Glissant 而言這是失效的，種族國族主義並不符合加勒比海人、格里松及其祖先們的歷史事實，「是我們把原住民都趕走，我們是暴力的居住者，我們到這裡後，也沒有建立文化統一與任何聯繫，種族的觀念並不足以全是我們的歷史處境。」 Glissant 延續德勒茲的根莖 (rhizome) 概念，以根莖作為想像方式，提供加勒比海人身份課題的思考方向。如同植物在土底下錯綜複雜的連結、在空氣中透過花粉與果實等隨機的媒介傳播，各種交雜的可能性都同時存在，Glissant 以此談論祖先們的遷移，並非猶太人的離散 (diaspora)，亦非以種族為本的國族主義。藉由 “errantry”，肯認（歷史上）錯誤必然存在，但並不因錯誤而逃避存在的事實，這是 Glissant 談論加勒比海集體歷史的方式，亦藉此活化了德勒茲的根莖概念。

第三個討論方向為 “French”，Glissant 將世界語言分為三種：（一）、不涵納殖民性的語言，例如中文、印地語；（二）、部分歐洲國家的語言，強調大陸性思考且未曾與世界上的他者進行複雜的歷史交融，例：德語；（三）、充滿殖民歷史，語言本身即經由歷史操作而成，例：西班牙語、英語、法語等。其中，第三類語言經由國家領土的擴張，納入更多落實該語言的被殖民者，這一語言操作，Glissant 認為即是關係的發生。Glissant 認為，他藉由法語論述、寫作的行為本身，即是法語與他自身爭奪論述場域的一種表現，也是因此，法語成為他終其一生必

須面對的語言，「我同時要保有我的立場，以法語理解我所生存的歷史、我的地方、我的世界為何」，李老師進一步說道，Glissant 肯認這一競逐關係，並強調無法將法語與他自身（馬丁尼克身份、克里奧語）一分為二，這一想法下，「語言」成為關係生成的操作要素。

總結上述，“the middle passage”，“errantry” and “French”三點，提供理解 Glissant 的關係概念的路徑。李老師提醒到，Glissant 本身的混雜思考，易導致學術理解上的困難，是以回歸他面對自身身份的思考脈絡，是進入他的加勒比海知識模型的重要起點，若以既有的認知習慣來認識 Glissant 是不夠的。《關係詩學》寫成於格里松的生命晚期，對於關注龐大歷史的知識份子而言，晚期作品往往能顯現他對基本問題的深刻、基進思考，亦可從中看見其內在的強烈動力，在 Glissant 的作品中也不例外。

是以，根據上述的提示方向，足見單憑英文或法文的 relation 字義來理解晚期 Glissant 面對基本問題的態度，恐怕有所未及。李老師說道，relation 本身是相當哲學化的概念，因它所處理的是哲學課題（知識、本體、現象等），理解過程勢必得溯至康德的本體論；為使大家更易理解格里松思考的思考方法，李老師舉例說明：在 “relationship” 一詞所涵納的英釋義中，反而不如 “make friends” 這一詞組來得深入，前者限制了關係模式且無指稱對象，後者則預設這一對象過去並非我的朋友、且必須以個體形式出現方得以成為朋友，是以，一個以上的本體的動態並存，證明個體永遠無法找出絕對、單一描述整體知識的方法，多重個體的並存所引發單一個體的局部知識，這一詮釋更接近格里松的思考路徑。

延續上述，李老師提出討論 “relation identity” 有其必要，若 Glissant 欲從被殖民的馬丁尼克人的特殊身份回答「我是誰」，無法迴避的是對 identity 的扣問，以及在此之前對於本體、歷史等相對龐大問題的反覆思索，李老師已在上述三條理解 relation 概念的路徑中清楚指出。總結 relation 這一概念，李老師提到，當今批判理論強調哲學認識論與身份政治的二元性，但 Glissant 的行文方式、思考軌跡之下，identity 更是 “equal” and “open” 的實踐場域，二元化的區分應朝向縮小差距、逐漸合一的方式，增進本體與本體之間共在的機會，這是 Glissant 面對他身上被迫烙下的身份政治的思索痕跡。

李老師與我們分享的第三個概念為「不透明性」，這一概念對日後新物質主義產生影響，亦是 Glissant 的重要貢獻。Glissant 以兩種面向詮釋不透明性，(一)、以森林景觀的視角，是具有非穿透性、有質量、且對人類生活造成影響；(二)、

對黑人來說，不透明性是透過白人視角來看黑人的結果，另一方面，黑人意識到自身生存困境的無法表達，也是不透明性的深層解釋。從地理到人類個體，足見 Glissant 的思考脈絡，其中「理解他者的欲望」昭然若揭，這裡的他者，可以是地景、亦或相異種族的個體，無論對象為何，「理解」的企圖即是不透明性的概念核心。

李老師進一步以 Glissant 的巴洛克之例來說明：巴洛克是歐洲文化在理性高張期間，相對於當時的藝術概念所衍伸出的風格，巴洛克的本意是與科學理性站在同一邊，嘗試征服自然、本身即是一種面對自然的表達。Glissant 將巴洛克視為一種反思，若理性是透明的象徵，巴洛克則相對象徵了理性無法處理的侷限，在巴洛克之下，足見被理性所掩蓋的自然，亦即呈現出「不透明」。Glissant 將不透明性視為一種美學知識，這一美學翻轉了哲學傳統中康德的美學概念，不再是以心智活動為美學起點，強調每一次的經驗都是一個接觸點，Glissant 不以理性為中心的態度與美學實踐，欲強調理性知識有其侷限，並嘗試向自然開放，這一實踐過程中的半／不透明性，便是對知識一知半解的證明。

從美學觀回到寫作，Glissant 認為開放性的語言使用，亦是他的美學實踐，跳脫官方控制，回到語言本身自我生產的力量，「listing (列表)」是 Glissant 所提出語言的最高層次。語言藉由列表中拼圖式的呈現，其間的空隙即是語言的開放與隨機性的證明，Glissant 認為這是解讀此一美學觀點最為複雜之處，也超越了既有文學批評的穩固結構。李老師最後再以 Bruno Latour, John Berger 的論述為例，Latour 透過一張老鼠開會與立委開會的圖片並置，嘗試指出二者並無高下或差異之分，唯有主體將自身也視為客體，平等方可能發生；Berger 則在“Why I Look at Animals?”一文指出“Human and animals are equal.”將動物與人視為相對平等的主體。Glissant 與二人的觀點接近，更進一步將之抽象化為：不透明性是一建立在本體之間的絕對公平與共在觀念，如此方才是將主體—客體 (self-object) 的對立拔升至 relation 層次的思考試驗。在不透明美學之中，存在著我與共在本體的強烈互動，在行文中 Glissant 以 “give-on-and-with” 來表示之。Glissant 對新物質主義的重要貢獻，在於打破對傳統哲學中本體論的固著想法：過往固著於「本體為何不可知？」但對 Glissant 而言，重要的是透過美學知識，我與我的本體產生實質的開放性，且承認本體確實存在，便是 Glissant 對新物質主義論述發展的最大貢獻。

十二、研讀班第十二場

第十二場活動資訊如下：

講題：技術性的本質

主講人：李育霖（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主持人兼與談人：涂銘宏（淡江大學英文學系副教授）

側記：陳彥仁(台大台文所碩士班生)

研讀文本：

Gilbert Simondon. *On the Mode of Existence of Technical Objects* (Part III The Essence of Technicity)

時間：111 年 6 月 25 日

地點：台大台文所國青 324 教室

本場活動由李育霖老師導讀。李老師選擇了法國哲學家西蒙東（Gilbert Simondon）對技術本質的討論，尤其聚焦在西蒙東從技術發想的美學理論，這些討論主要出現在其重要著作《論科技物件的存在樣態》（*On the Mode of Existence of Technical Objects*）一書中第三部分，標題為「技術性的本質」（*The Essence of Technicity*）。李老師首先談到西蒙東最近幾年在歐美學界為何引起熱烈的討論，他認為這是因為德勒茲與史蒂格勒等重要學者引用了西蒙東的論述，西蒙東的本體論與西方哲學傳統非常不一樣，有了新的可能性。李老師特別關注的美學理論之所以不同，在於西蒙東討論了美學印象、科技美學以及美感之物等議題，並導入了科技的技術面向，因此與傳統的美學理論有所差別。西蒙東美學理論對於科技面向的強調，為理解當前側重技術的相關藝術品提供重要的批評視角。而西蒙東的美學理論與本計劃更密切相關的則是，西蒙東將「發生／生成」（*genesis*）的概念理解為人類與外在世界關聯的過程，而非時間的發展或歷史的演化；並且，美學思想的生成也與技術與宗教的生成密切相關。

李老師指出，Simondon 著作《科技物件存有的樣態》（*On the Mode of Existence of Technical Objects*）主要分為：第一部分 *Genesis and Evolution of Technological Objects*、第二部分 *Man and the Technical Objects*、第三部分 *The Essence of Technicity*。李育霖老師特別指出，第一部分 Simondon 對發生(*genesis*) 以及演化 (*evolution*) 的討論，受到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創造演化論（*creative evolution*）的框架影響，反映 1920 年代哲學家們的思考模型；第二部分，Simondon 聚焦於人與科技位於複雜網絡之間關係；而第三部分則是相對於

Deleuze, Simondon 如何使用傳統哲學命題「本質 (essence)」來談論科技性 (technicity) 一事。本日研讀班指定閱讀範圍 (The Essence of Technicity), 第一章節「The genesis of technicity」利用發生學討論科技性, 第二章探討科技思考與其他思考之間的關係, 第三章節深入科技哲學層面, 皆顯示作者思考架構間的類比關係。

李老師利用 Simondon 簡要的概念為與會者提出第三部分每一章節的核心。首先, 發生學 (genesis) 的概念是一個個體化的過程, 意味著一個系統、一個原初、一個現實會生成 (coming-into-being)。第二個概念適應 (adaptation) 是相對於柏格森 *elan vital* 內圓意志, 乃為一個能與外界連結具備功能性的概念, 使得人之間的關係足以生成; Simondon 認為具備系統潛能張力的個體化過程, 能取代此兩不為相容的概念, 並假設此過程非為保持平衡, 而是連續不同淆混狀態的過渡。為此, Simondon 清楚地在導論中論述出, *Coming-into-being* 是一種機械式運作, 具有不同維度的思考方式, 當它在未飽和的狀態之下便很快地歧異發生差異化, 並在過飽和中再重新匯聚。總結 Simondon 第三部分導論, 李育霖老師認為: 我們的世界是一個淆混狀態到另一個淆混狀態, 其中不斷在歧異與匯聚的運動, 而美學、哲學將此分歧運動再匯整過程中獲得一種完整性。

根據李老師的閱讀, Simondon 在第一章節主要圍繞在三個觀念——位相 (phase)、位相轉換 (phase-shift)、分歧 (divergence)。對 Simondon 而言, 位相並非時間上的刻點或階段, 而是必須理解成分裂而出不同且對立的複數視角 (aspect) 與狀態, 除足以定義中間態, 在位相轉換中將產生技術性 (technicity) 與美學思考。換言之, Simondon 認為 *magic mode* 分裂過程產生技術性與美學, 而美學並不是 phase, 而是位於 religion 和 technic 之間; 此思考模型, 提供當代探討美學的另徑, 重新思考什麼是美學。Simondon 提及的位相轉換源自尚未分歧的 *primitive magical unity*, 並在分化的過程中誕生出主體與客體。此過程, Simondon 提出一個重要的概念「中介 (mediation)」來理解 *magical universe* 作為一個結構經分化過程, 在 *privileged points* 區分出 *figure* 和 *ground* 間的網絡生產; 當 *figure* 從 *ground* 中抽離之時, 亦形成 *technical objects*。因此, 位相轉換是一種對 *technics* 自我客觀化與對 religion 主觀化的 *mediation*, 進而得知主體。李育霖老師認為值得注意的是, *technics* 和 religion 仍是位於淆混的位相, 待處於位飽和狀態之時, 將往下一個位相分歧。

對於 *Technical thoughts* 和 *religious thoughts* 之間的分化, Simondon 更進一

步指出兩者分歧後面相：Theoretical modes 與 Practical modes。在 religious thoughts 的分裂中，產生出的第二層分歧面向中的 Theoretical modes 主要涉及神學發展，Practical modes 則是涉及道德倫理面相；有趣的是，李育霖老師特別提醒各位，所謂科技乃是 theoretical 層次而哲學是 practical 層次。另一方面，technical thoughts 的分歧多注重單一元素化的過程，如同笛卡爾探討彩虹般像科學式點堆積，導向單一的結果。李育霖老師同時認為，Simondon 的 technical thoughts 相對於海德格討論工具的方式，著重於細節的思考論及結果。Simondon 不同西方哲學主流的邏輯思考，旨在批判西方整體科學式的歸納式思考 (inductive thinking) 或是利他主義 (Utilitarianism)。

李老師接下來延續第一章 Simondon 批判西方哲學的脈絡，突顯出他批判目的中最重要且異於康德的美學觀點。對於 Simondon 而言，美學並非為面相而是一種 tendency，亦不是指涉一成功作品，而是跨越、喚起特定領域限制的神奇 domain，且具備重新嫁接 religious thought 和 technical thoughts 的功能。他以琴 (lyre) 為例，認為琴作為一種美學工具，並非僅發出悅耳聲音的再現工具，而是能夠表達與溝通，更重要的是透過聲音將自我與世界連結 (integration)。

如何分辨 technical object 和 aesthetic object? Simondon 認為 technical objects 必須在能夠傳遞美感以接近世界的情況下，將轉變成 aesthetic object，進而產生美學；因此，美學物件嚴格來說，並非是一個具備美的普通物件，而是居於 remarkable point 能夠縫合斷裂處的物件，銘刻位相轉變或是淆混狀態轉變的類比形式。藝術作品對於 Simondon 是未完成物 (non-modal)，而是能夠跳脫讓人去完成。李育霖老師提示這種思考，就是當我們在觀看一件藝術作品，了解為什麼它可以跨越原本限制，保有轉化與傳導情感的用途。美成為一種與世界間的遭遇 (encounter)，呼應 Simondon 著作中的 magic point 對美學的描述。在如此理解美與藝術作品的脈絡：具有 transductivity，協助人們理解 pre-individual 的狀態。美學的意向，不是在 create 而是發展出 domain 並具備 implicit internal finality—art is a deep reaction against the loss of meaning and of the whole of being in its destiny。

研讀班的下半場，李老師延續上半場尾端 Simondon 討論 technical thoughts, theoretical thought, practical thought，深入美學與哲學探討。Simondon 認為 theoretical thought 和 aesthetic thought 雖然都是在 neutral point 中運作，但是在 secondary opposition 的層次，進而突顯 secondary splitting 的重要。然而，philosophical thought 雖然與美學具備相同功能，卻異於美學，是位於後美學 (post-

aesthetic) 位置扮演其角色，並得出 technicity 的結果。李育霖老師認為此哲學途徑，可類比於德勒茲探討美學的平面運作。李育霖老師緊接著為參與者抓出 Simondon 論述的關鍵字：potentiality, virtuality, possibility。在 Simondon 視角中，potentiality 涉及自然 (nature)，且被包含於更大的整體 virtuality 中；virtuality 是 possibility 的基礎，而 logical possibility 是一被弱化的物理層次的 true virtuality 反映。Virtuality 為何？Virtuality 是一種純粹的力道，如物件之間的作用，與人之間的關係在於：“the practical optative corresponds to the theoretical virtual like a figural reality corresponds to a ground reality...(213)”。李育霖老師認為當人遇到這個世界時，在 virtual 的層次上會產生斷裂 (break)。知識則是從中間態聚合的點中發現，但是因為兩種相對的 exigencies 在 secondary opposition 所以是一個 conflict 還不是一個 unity。對 Simondon 而言，哲學是在 theoretical 和 practical thought 之間完成知識的生產，強調哲學思考的介入；所謂中間 (intermediate mode)，Simondon 是稱之為文化 (culture) 的場域，而哲學的作用在於此將 theoretical 和 practical thought 等衝突寫入文化裡頭：translating the sense of religions and of technics into cultural content。李育霖老師指出，Simondon 著作中的「文化」，擔負他認為科技思考與文化之間因兩者的斷層，並認為有重新被探討之必要。

在第三章，Simondon 著墨於 technical thought 和 philosophical thought 以理解科技思考與哲學之間關係及其本質。首先，Simondon 認為 technics 和 religion 透過一些單點 (a certain number of singular point) 能夠對接 (coincide) 進而產生第三領域即為文化。於此第三領域，他提出 pure technology 的概念，是為一整體的 polytechnic technology，並包括整體自然。Critique of three recent social and political doctrines: 1. National Socialist: National Socialist thought is attached to a certain conception linking the destiny of a people to a technical expansion; 2) the American democratic doctrine has certain definition of technical progress and of its incorporation into civilization; 3) The Communist Marxist doctrine finally, in its lived and realized aspects, considers technical development to be an essential aspect of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effort to be made— Simondon 提出這些批評思考，欲將 technics 包含在一個網絡內的 universe 的力量 (被 artificial 分開的力)。因此，文化在這不是指人類 reality，而是 lived totality, that must incorporate the technical ensembles by knowing their nature，而哲學是將 domain 重新寫入文化的角色，使得文化足夠管理人類，在多樣的科技實踐中將人類接連回去。文化必須重塑自己，必須重新

重構內容，並與當下的科技與時並進——意味著，我們的思考需要重新理解整體新科技——而文化不僅是一個思考而是必須透過實證。

最後，李老師指出，Simondon 認為哲學家可以跟藝術家角色互相類比，幫助我們注意 technical sample 理解整體狀況。李育霖老師認為，Simondon 的哲學是直覺的，能重新理解我們的時代，可以連結伯格森；因此，philosophical thought 的運作面相是在於 actuality 和 virtuality 且情動的，相同於 Deleuze 的思考模式。Simondon 整體哲學思考源自 coming-into-being 進入思想發生的階段，是相對於美學更為穩定；它具備介入的力量，具備發明 structure 的能力。

結語：心得

本研讀班計畫的發想是從「Advent」這個字而來，主要靈感來自 2019 年末之後新冠種病毒疫情的流行，新型冠狀病毒的傳播為全球人民的生活帶來前所未有的衝擊，此次疫情的衝擊是全面性的，在政治、經濟、教育、日常生活等層面改變了原來的型態。本研讀班藉此事件思考文學理論及哲學思潮中關於降臨、突發事件的論述，十二位學者從後人類、革命、科技與物質等四個面向探究事件的本質，雖然各自有不同的結論，但是對於 Advent 的討論多集中於技術，可見未來的社會中人與技術的關係是人文思潮的重點，這是可以再進一步研究的主題。

Advent 研讀班在這一年來的執行過程中遭遇過一些運作上的問題，主要是曾經經歷過兩波疫情起伏，原先規畫好的實體活動必須更改為線上活動，因此有五場活動改為 Google Meet 線上活動，也因此本計畫所列的交通費用支出比較少。更改為線上活動後，除了原本研讀班的成員之外，亦開放給非成員參加，讓更多人參與讀書會的討論。線上活動的效果非常好，每次參加的人數至少都有三十人以上，最高人次也有上百人報名，比實體活動參與的人數多，因為參與網路活動

少了交通往返，遠途的朋友也可以在家中參加活動。建議貴中心往後也能核准線上研讀班活動，線上活動不僅能節省交通費用，提高參與意願，也能促進議題討論的意願，對於人文議題的推動有莫大的幫助。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參考文獻

- Braidotti, Rosi. *The Posthuman*. Cambridge: Polity, 2013.
- Galloway, Alexander R. *Gaming: Essays on Algorithmic Culture*.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2006.
- Glissant, Édouard. *Poetics of Relation*. Translated by Betsy Wing.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7.
- Haraway, Donna. *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Making Kin in the Chthulucene*. Durham: Duke UP, 2016.
- Hui, Yuk. *Recursivity and Contingency*. London: Rowman & Littlefield, 2019.
- Jacques Derrida, *L'université sans condition*. Paris: Galilée, 2001. / The future of the profession or the university without condition (thanks to the “Humanities,” what could take place tomorrow), in *Jacques Derrida and the Humanities: A Critical Reader*, edited by Tom Cohe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24-57.
- Johnson, Steven. *Emergence: The Connected Lives of Ants, Brains, Cities, and Software*. New York: Scribner, 2001.
- Mbembe, Achille. *Necro-politics*. Translated by Steven Corcoran. Durham: Duke UP, 2019
- Medina, Eden. *Cybernetic Revolutionaries: Technology and Politics in Allende's Chile*. MIT, 2014.
- Simondon, Gilbert. *On the Mode of Existence of Technical Objects*.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2016.
- Stiegler, Bernard. “The Epokhē of My Life.” *The Age of Disruption: Technology and Madness in Computational Capitalism*. Translated by Daniel Ross, Polity Press, 2019. 1-67.
- Wahnich, Sophie. *In Defense of the Terror: Liberty or Death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Trans. David Fernbach. London: Verso, 2012.
- Zalloua, Zahi. *Being Posthuman: Ontologies of the Future*. London: Bloomsbury, 2021.